

銀海滄桑

姚克

孔另境主編
剽本叢刊
第四集

世界書局印行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銀
海
滄
桑



四
書

劇



北师大图 B2345361

序

在平日的閒談裏，覺得作者姚克先生是個推崇易卜生者。可是在這裏還得引用李健吾先生寫在「風流債」跋裏的話：「人屬於一種有遺憾的動物，喜歡做的不一定能够做，時間不允許，環境不允許，尤其是，說也可憐，機會不允許。」不一定能够做的原因有大家共同之點，也有各人個別之點，但是其有遺憾則一。作者至今沒有介紹過易卜生的著作，也從沒有類似易卜生型的作品問世，這是作者所引爲遺憾的事。

「時」「空」是含有連續性的。天下祇有傻子才會相信事情的轉變可能突然飛躍。所以遺憾的消滅，其間必然留着蛻變的痕跡。

往昔，新文化運動的初期，許多讀者還喜歡着長篇章回說部：千篇一律的濫調，看來好像頭頭是道，其實却是滿紙衍詞。於是識者便來些對症之藥，介紹了不少的短篇文藝小說。但在當時的刊物，却也不敢嘗試着清一色的刊出，祇是兼收並蓄。這也便是當時的蛻變痕跡。

現在，在戲劇方面要來介紹易卜生型的作品，這却正和當時的介紹短篇文藝小說，情形彷彿。而其間蛻變之路更其難覓。何以故？同一刊物可以兩棲式地兼收並蓄，而戲劇在同場的演出裏却不能容納兩種的多幕劇。所以這裏的蛻變之路，還祇有在編劇方法裏去尋覓。

這是當前的事實。最近話劇多了不少的觀眾，然而其間多數觀眾所喜歡的「戲」，是要「有頭有尾，有情有

節，事件清楚，事事分明。」於是便有許多應運而生的劇本，都是故事（Story）即劇情（Plot），全劇的進展成了故事的敘述——Story-telling。我想，這應該不是不懂得編劇，而是技窮了然後如此地滿足觀眾。這不是說變，因為說變是進步的，而這是迎頭上去開倒車。

觀眾和演員與舞台同樣是戲劇存在的要素。所以劇作家考慮到如何滿足觀眾，這原不為病，甚且應該說這種的考慮原屬必要。但是，自己技窮而隨着觀眾之所好，即使能夠滿足了觀眾，而仍失去了戲劇的存在（戲劇決不是Story-telling），則又何貴乎滿足觀眾？

以情節為中心的戲，要寫來不成Story-telling，那便祇好到技巧裏去討生活。李健吾先生的所以在這時候抱着遺憾，存心忠厚，不吹求它的缺陷（李健吾先生在「風流債」的跋裏說人家沒有的東西不能向人家要，我們應當忠厚），而搬取 Sardou 和 Scribe 的作品，其原因也正在此。

近代劇作家有過不少反對技巧主義的至理名言。可是 Galsworthy 避免在警句上落幕，Doleman 會評之為失當。他說：問題不是在用不用技巧而是在有無效果。其實，近代的戲劇何嘗能反對技巧。正相反，中間多的是不顯得在耍弄技巧的技巧。天然的人情味裏安排技巧，這是更好的技巧。

易卜生就是最講究技巧者。他的戲不是沒有長長的故事，但是戲的開始却總是落在半中間最恰當的一點。這種打蛇打在七寸裏的能耐，正是易卜生最好的技巧。

本劇作者雖然在故事情節上滿足觀眾，可是在選取戲的起點上，究竟還是用了易卜生的那一手。他沒有在三個主角鬧三角戀愛時寫起，但是也沒有放鬆這遠因。戲的開始落在他們關係起着最高波折之前，取了場面最容易熱鬧的攝影場。這起點之佳，即使最嚴厲的批評家對此也不能有半點的微詞了。

可是易卜生的開場，畢竟不是容易學的。起點取在半中間，遠因仍得不放鬆，這裏有許多的倒敘的安排，就真够你麻煩。這問題不僅在編者，即在導演的立場，也覺得第一幕第二場最得當心。編者所注意者在於倒敘場面的不使過於冗長，冗長易悶，於是在適當之處都有場面的安排。但在導演者却又得小心處理，不使觀眾滑過那些斷續的倒敘而致交代不見清楚。

着重情節寫戲而沒有技巧，終成 Story-telling。可是着重了技巧而只向戲劇的場面裏去鑽，鑽來鑽去，至多的成就也還不過是 Theatricality 而已，不是 Drama。戲劇的靈魂在於人情味。所以劇作者有了情節和技巧滿足觀眾，還得必須有人情味去滿足戲劇的靈魂。否則，滿台的傀儡，不也可以滿足觀眾？

人情味的產生在於人物的創造。而人物的創造，則需要作者的孕育。情節愈曲折，技巧的運用愈紛繁，則人物個性的限制便愈多，而孕育也愈費力。所以，以情節和技巧見長的作者往往避難就易，將人物的孕育輕輕放過。Sardou 和 Scribe 便是這一派劇作者的代表。而其作品之不見重於後世，也就在此。

當然，劇本並不全是以人物性格為中心的。但是高手的作家，即使在寫着重情節的劇本，也不肯忽略了人物的刻劃。其原因也就在此。

在劇本產量激增的今日，演出的競爭必然會使平鋪直敘 Story-telling 式的劇本趨於淘汰，但是淘汰的結果，可能驅使劇作者走上「技巧至上」的途徑，而其流弊或將作繭自縛，變成了幽閉在技巧圈內的僵鷲。這可不是戲臺中的進步，而是發言上的停滯了。

上述的流弊，我相信本劇作者已經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運用技巧之外，他對於人物的創造都會經過一番的孕育，然後落筆。所以角色的造型和生活，處處都令人有親切之感。即在純場面的場合裏，像如第一幕的攝影場中，

第三幕的鐵匠店和街頭，登場人物縱然衆多，但是各色人等都是實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人物，絕不是滿台的傀儡。尤其明顯的是劇情的關鍵雖然在於三個主角的意志衝突，但是推動這衝突的力量並不是劇情的，而是性格的。換句話說：假使蕭寒沒有高傲和固執的特性，林櫻沒有任性和虛榮的弱點，高士奇沒有徇情求全的不澈底脾氣，忠厚純篤的友情，和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傻勁，劇情的發展便不會如此。作者寫蕭寒則致力於他的情感，寫林櫻則着眼於她的生活，寫高士奇則參透他的心理。這決不是信手拈來的巧合，而是胸有成竹的明證。若不經過一番孕育，又焉能得此。

人之好惡不同，於劇本亦然，「銀海滄桑」當然亦難逃此例。但我覺得，縱然個人或有偏愛，而在此時此地留此「蛻變之跡」至少當無大過。贅誌弁言，亦聊爲同好者語耳。

吳似之

銀海滄桑

姚克

幕次	時 間	地 點
第一幕	十餘年前的一個春夜，約八點半鐘	上海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
景一	一小時後	時代攝影場之導演辦公室
景二	越一日，上午十時許	林櫻寓所之會客室
第二幕	三年後臘月某日晨	同第二幕
景一	同日午時	鐵匠店樓上
景二	半小時後	荒場
第四幕		

劇中人物

第一幕

蔡國璋 (佈景師)

木匠

甲

乙

阿培 (錄音助手)

徐倫 (劇務)

電燈曼

張玉華 (女主角)

阿毛 (茶房)

中年婦人

石拍戲者

少女

小孩

青年

湛開晉 (攝影師)

小唐 (攝影助手)

管道具人

場記

惲景堯（宣傳主任）

高士奇（導演）

劉風（男演員）

老陳（男演員）

柳金（攝影記者）

賈月亭（影片公司老闆）

林櫻（編劇蕭寒之妻）

賈小亭（賈月亭之子）

阿庚（茶房）

蕭寒（編劇人）

小雲（蕭寒之女）

第二幕

張媽

送貨人

林櫻

賈小亭

賈月亭

渾景堯

柳金

高士奇

蕭寒

小雲

第三幕

張媽

林櫻

郵差

賈小亭

賈月亭

惲景堯

高士奇

蕭寒

鐵匠店老闆娘

小雲

鐵匠店老闆

第四幕

蕭寒

小雲

賣餛飩的

小麻子（地痞）

林櫻

高士奇

過路人等

第

一

幕

第一幕 第一景

時代電影公司的攝影場——一個沒有窗戶的龐大建築物，在形式上說：它很像人家豕狗的木棚，雖然體積有大小巫之分，其簡陋醜惡則殊難軒輊。其實，「攝影場」這個名詞祇是對外用的雅號，園內人是一律直呼之為「棚」的。

這個「棚」的上面是洋松和美國代瓦氈釘成的棚頂，下面是黃土春實的地基，四面是塗上一層洋灰的磚牆。因為建築費的限制，牆內並無完美的「隔音」(sound-proof)裝置，只在四壁掛着麻袋布的壁障，以禦外面雜聲之侵入，同時也遮蔽了建築上的許多缺陷。

在民國二十年左右，這種草率造成而設備窳陋的小攝影場，幾乎遍地皆是。那時國內國外都在鬧着經濟不景氣，加以農村破產，生產衰落，內地的遊資像雪後的山雀都飛到大都市來找出路。可是大都市只有浮面的繁榮，實際上市面之不景氣視內地更形尖銳。於是比較冒險一點的商人為過剩的資金找宣洩的尾閘，羣起投資於新興事業。而小規模的電影公司遂乘時崛起。

時代攝影場就是這一批投機商人所創辦的許多小公司之一。它的場址原是一所洋式住宅，現在改為總管理處的各部辦公室，又在後面花園裏造了一個勉強可以應用的攝影場——這就是觀眾們所看見的「棚」了。

棚內設備之簡單自不待言，右下角有一間支在木架上的小房子……那是錄音室，棚的正中搭着佈景，那是兩間毗連的房子，從這佈景的窗戶向後望去，可以看見一幅畫着滿山紅葉的遠景。佈景前面橫七豎八擺着麥格風的滑桿架，燈光架，和幾張帆布摺椅。左下角站着一架舊式的電影攝影機，左上角站着幾只置架譜的架子，此外只有滿棚的漿糊臭，夾着泥筋，顏料，三夾板，和燈線橡皮的氣息，變成一種莫可名狀的奇臭。

開幕時棚內沉黑，僅有佈景前幾盞光力微弱的工作燈。燈光架如怪樹一般森然矗立於兩邊，包着環狀鉛鼓的粗燈線，在地上蜿蜒着，像許多糾纏在一處的蛇虺，迴光燈和聚光燈蹲在燈光板上，似枯枝上鴟鳥的夜眼……假如有個不熟悉的人驟然闖進來，他也許會恍若置身於童話中的巫窟。

在這暗澹的燈光下，憶憶往來的是木匠燈匠和幾個工作人員。佈景師蔡國璋叉手對着已搭好的佈景作最後的檢視，木匠在旁邊等着他的「OK」，錄音助手阿培正在相度適當的地位，安置「麥格風」的滑桿架（traveling microphone boom）。

蔡（向木匠們）差不多了……不過回頭窗外頭還得下雨，要先拿噴筒到燈光板上試試。

木匠甲 我們搭佈景的時候就湊好地位的，回頭下雨準沒錯兒。

蔡 要是下在窗戶裏頭可不行呀。

木匠乙 沒有的事，保你沒錯兒。

蔡 那就好。

(劇務徐倫自左上。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做事很負責，但極忙亂，跑一趟就可以做完的事，他至少得跑三趟，所以滿公司顯得他最忙碌；逢到拍戲時，他更像沒頭蒼蠅似的旋轉個不停，彷彿甚麼事他都得管，可是實際上他甚麼都管不了。因此不免有點討人厭，時常要碰人家的釘子，可是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差事除了他也沒有別人肯當，而且他也真肯賣力，真肯跑腿，別人的冷嘲熱罵他也滿不在乎；結果，他漸漸變成

了公司中的「安全瓣」(Safety valve) 大家的「出氣筒」，反而人緣極好了。

徐 (手裏拿着油印劇本匆忙地進來，向蔡) 老蔡，佈景還沒有搭好嗎？

蔡 你眼睛沒有帶來？

徐 (碰了這個釘子，換口氣) 喲，算你搭好了，你爸爸問問你，問不得嗎？

蔡 (跳起來抓徐倫) 我摸你！

徐 (掙脫，逃到阿培背後) 阿培，幫幫忙。

培 哎——哎，你別拉着我呀！把架子弄倒了我不饒你！(一把抓着他)

蔡 阿培別放他！(跑過來)

徐 (笑着央告) 哎，老朋友，咱們嘴說不動手——

蔡 (抓着他的雙手) 你想討我的便宜！(向阿培) 抓着他那頭兒！

徐 哎——哎——……(雙腳亂踢，老蔡把他放翻在地下，按住了兩腿，阿培順勢抓住他的雙手，二人把老徐

提了起來)

蔡 這小子，咱們來種他的荷花(邊說邊與阿培把徐倫搖蕩得鞦韆似的)

徐 (急叫)哎——哎——老朋友幫幫忙!

蔡 你說誰是孫子?

徐 好好好，我——我是——孫子(口氣不對)

蔡 你說自己的名字，好好兒說!

徐 (帶笑)哦!我——徐倫——是你的孫子，好嗎?

培 還有我呢?

徐 你是我的大舅子。

(旁觀的工匠們哄然大笑，老蔡更笑得前仰後合，鬆了手，徐倫趁勢站起來掙扎)

培 他媽的!(邊罵邊笑，還想絆倒他)

徐 得了，得了。一回兒導演就來了，我事情還多看呢。

培 (放了手)你呀——叫無事忙時候還早着呢。

徐 可是，高士奇導演片子是從來不遲到的。

蔡 你急什麼?九點鐘的通告，現在才八點半，老高早來也不能馬上開拍呀。

徐 不過，今天是一「紅葉」開拍的第一天，我總得早點兒準備，省得到了臨時，短這個缺那個的，說起來倒算是我做劇務的不負責任。

培 好！你負責任，可惜老闆到北京去了。要是他在這兒，準給你加薪水，說不定還升你做副導演哪！

徐 我們是從來不跑老闆的香檳（註一）的。

蔡（向阿培）哎，他不跑香檳，不過喜歡跟在馬屁股後頭，這麼這麼（用手做拍馬屁的姿勢）罷了。

徐 得了，別開玩笑笑了。（一本正經地向阿培）麻皮通來了嗎？

培（指錄音室的窗子，窗內微露燈光）他老早來了。

徐（呼喊）電燈曼！（註二）

（電燈曼在左後方遠遠地答應）

電燈曼聲 哎……（自錄音室旁出來，手裏拿着兩張遮燈的鐵紗。）

徐 燈光校好了嗎？

電 校好了，等高先生看了OK就行了。

蔡（向徐）你放心，甚麼都預備好了，佈景也乾了，就等導演來開拍了。

（註一）「跑香檳」電影圈切口，謂「奉承」也。

（註二）「電燈曼」即「電燈匠」——「曼」是 man 的譯音。

徐 (指着一塊佈景) 我好像聽見導演說鏡頭要推到這邊兒來拍的, 這塊佈景正擋着。
蔡 你懂什麼, 你是老高肚子裏的蛔蟲。——少在這兒「魁」(註三)了!

徐 得——得, 我不開口。(向四面看了——通, 用手點着, 好像在計算) M——M, 都齊備了。演員也到齊了, 就剩女主角張玉華還沒到——(一個穿着漂亮春大衣的女明星恰自左方走出來)

張 誰說我沒到!

徐 (愕然回身, 臉上浮起一層詔笑) 對不起, 張小姐, 我沒看見您進來。

張 老高還沒來嗎?(自皮包內取出一枝金頭 My Darling 香烟)

徐 (趕緊給她擦洋火, 邊點邊說) 導演剛打電話來說他一會兒就來, 準九點鐘開拍。

張 (吐了口烟) 這堂佈景拍幾個鏡頭?

徐 一共十四個鏡頭。

張 (聳肩) 喲, 那天得拍通宵了。

徐 稀飯我已經叫他們預備好了。

張 我不吃稀飯, 致他們給我叫一客 Club 三明治一杯可可茶吧。

徐 哎。

(註三)「魁」電影圈切口謂「說大話」也。

張 (看看手錶)我該化妝去了。(轉身向左走去,走了幾步再回頭)哦,我的劇本在車上,你給我去拿來,

好嗎?

徐 好,我送到您化妝室來。

張 馬上就送來呀!(下)

徐 哎。(轉身向右去)

蔡 要跑香檳就跑快點兒!

徐 (回身)誰要跑她的香檳?

蔡 說起來也怪不得你,她是大名鼎鼎的張玉華,時代公司的台柱子,又跟老闆有這麼一手兒!

——要跑就得跑熱門兒。(向阿培)你說是不是?

徐 可是,她親口教我去拿劇本,我好意思回她不去嗎?

培 他媽的!你爲什麼巴巴兒地要自己去?你不能教茶房去拿嗎?

蔡 你還不明白嗎?人家是大明星的譜兒,老闆娘的派頭兒。(註四)稀飯不吃要吃三明治,茶房不使喚,偏要使喚劇務老爺。碰着我們這位劇務老爺又來得情願給她跑腿——(他突然停止,向

右看)

(註四)「派頭」上海俗語謂「氣派」也。

(茶房阿毛領着四個看拍戲的來賓——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少女，一個小孩，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自右起。)

毛 (向徐) 徐先生，這幾位是會計主任周先生的親戚，他們要看看拍戲。

徐 噫。(含笑向來賓) 拍戲還要等一會兒，請你們先隨便參觀參觀。

中年婦人 (用手絹掩了半天鼻子，這才鬆一鬆手) 謝謝你。

徐 不要客氣。(向阿毛) 張小姐的劇本在車上，你給她送到化裝室去。

毛 哎。讓我把這幾個(掂掂手中的紙包)送給馬先生——

培 (滄着問) 這是甚麼？

毛 花生米。

培 (將紙包攬在手裏) 我給你送上去。

徐 唸麻皮通買東西吃，響也不響。(伸手就搶) 咱們吃了再說。

毛 哎——哎——回頭馬先生向我要——

蔡 沒你的事。(向徐倫及阿培) 我們拿到收音室去，看麻皮通好意思不請客嗎？

培 好，好。

(他們亂哄哄地拿着花生米往錄音室而去。這時工匠早已躲到佈景板後面去打盹兒了，場上只剩下那

四個來賓)

中年婦人 (仍掩着鼻子) 這兒什麼臭味兒, 薰死人了!

青年 這是——(話猶未了, 那個小孩子看見了麥格風好奇地跑過去搖撼, 青年慌忙趕上去阻止他) 小弟!

中年婦人 一根鐵桿兒讓他弄弄也不要緊。(說完了趕緊掩鼻)

青 這不是鐵桿兒, 四蟻, 這是麥格風的架子, 弄壞了可了不得!

少女 (解釋地) 麥格風就是收音器。

青 (活像是個內行) 拍戲的時候, 麥格風吊在這根桿兒上, 演員在那兒說話, 麥格風就跟到那兒, 把說的話都收進去。這上面有一根電線, 像電話線一樣, 通到那間錄音室。(用手指着錄音室) 錄音師把說的話做在底片上, 放映起來就成了有聲電影。

中 (似懂非懂地) 哦……(掩着鼻子) 好臭……

青 (跑到佈景中間, 指手劃腳地講) 這就是電影佈景裏的房子。

中 (詫異地) 房子怎麼這兩邊兒都沒有牆壁的。(抬頭) 哎喲! 連房頂都沒有的!

青 這就是電影的奧妙了!(用手穿過窗格) 你瞧連窗上的玻璃都沒有, 可是拍好了在銀幕上放映, 一點都看不出是假的。……你們過來瞧瞧, 這堵牆是三夾板的片子搭起來的。……(他們好奇地跟到佈景板盡頭處) 外面糊了紙, 刷上顏色就跟真牆一樣了。

（少女和小孩跑到佈景板後面去觀祭。）

中（恍然）哦！原來是紙糊的，怪不得滿屋子的漿糊臭。

青對了，漿糊臭，還夾着洋灰味兒，泥筋味兒，顏料味兒，場子裏又沒窗戶，不通空氣——

中我沒想到電影公司是這麼臭的。

青現在還好，到了黃梅天才難聞哪。

少女（在佈景板後驚呼）哎喲！（臉色慘白地跑出來，躲到中年婦人身邊。）

中（嚇了一跳）怎麼了，孩子？

少女後——後面有一個人，在睡覺！

青（向佈景板後面探望）哦！那是這兒的木匠在打瞌兒，不要緊的。

（小孩在燈光板上出現。）

孩姐姐，甚麼事呀？

中唉！小明，你怎麼爬到這上頭去了！

青下來，小弟！（小弟開始爬下來，幾乎撞了上面的迴光燈）當心撞破了燈！

中哦！這是燈呀？

青這是兩千瓦特的迴光燈，撞碎一個燈泡要百十來塊錢哪。

少女 小弟頂討厭，總喜歡爬高落低的，下次再別帶他出來了。

(小弟自佈景板面後出來)

中 (向小弟) 來別闖禍了！(拉住他的手)

青 (向小弟) 這兒你祇能眼看，不準動手。(指着旁邊的燈和地上的電線) 這都是燈，地上都是電線，都是不能碰的。

孩 他們怎麼還不拍戲呀？

青 導演還沒來哪。(向中年婦人) 我們先去看他們化裝，等拍戲時候再來吧。
中 滿屋子的臭味兒，不出去我也受不了了。

(他們由左邊走出去，接着錄音室旁一陣嬉笑聲，徐倫，蔡國璋和阿培一邊吃花生米一邊從右邊出來)

蔡 別儘在這兒吃豆腐(註五)了，快去瞧瞧張小姐的粧化好了沒有，別等老高來了手忙腳亂的。
徐 (看看錶) 真的，時候快到了，我得去催他們快點兒準備了。(向左走去)

培 別忘了你們乾媽的三明治跟可可茶！

徐 (回頭) 出老！(註六) 這回兒你爸爸沒功夫，回頭跟你算賬！(下)

(註五) 「吃豆腐」上海土話，謂「白嚼蛆」也。

(註六) 「出老」上海土話，謂「鬼」也。

培 齋！(註七)

(阿毛拿着劇本一冊和一個黃紙信封自右上)

毛 (向蔡等) 高先生的電報。

蔡 高先生還沒來。

毛 哎。(由左邊下)

(攝影師李滿明——大家叫他滿明哥——跟他的助手小唐，監督着木匠搬進推鏡頭用的木板「軌道」自左上。木匠把木板放在地下)

滿 (邊走邊指着地上的白粉線) 放在這條白線上頭。

木匠們 哎。(把木板移到白線上)

蔡 (向滿) 怎麼滿明哥要推鏡頭嗎?

滿 對了，第一個鏡頭就要用它。(向小唐) 小唐，我們把推車拿出來。

唐 哎。

(滿明與小唐同上。這時管道員的進來，忙着把小道具頂備好，場記也揀着場記冊和拍板在一旁等候。霎時間場內頓行熱鬧。最後徐倫也陪着張玉華出來)

(註七)「一齋」上海土話謂「公馬」也。

徐 (看見管道具的把一束紅葉插在瓶裏) 噲，慢着，不要插在瓶子裏，讓演員自己拿上去。
道具 哦。(取出紅葉)

(宣傳主任揮景堯自右上一——他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西裝少年，戴着一副眼鏡，很機警的樣子。他見了衆人，很稔熟地略一點頭。)

蔡 (向揮) 啊，老揮，晚飯吃過了嗎？

揮 吃過了。

徐 (回頭見揮) 啊，宣傳老爺，來陪我們拍通宵嗎？

揮 不用我陪，你們今天根本就不拍戲。

徐 怎麼了？老高病了嗎？

揮 老高沒病。

徐 導演沒病，怎麼會不拍呢？

揮 這是最後消息：一紅葉一暫緩開拍

張 這是誰說的？

蔡 你聽他吃豆腐！

揮 一點兒不豆腐，這是老闆親自跟我說的。

徐 不過，這也得等導演來了才能決定，我們總不能先走呀。

惲（點頭）那末等老高來了再說吧。……（忽然想起）哦，我還有一個情報，也是老闆那裏得到的——
培 甚麼情報？

惲（自公文包內取出一疊稿紙）就是這個，是老闆剛才特地派人送來給我的。……你們知道「紅

葉」劇本的作者是誰？

徐 編劇的是蕭寒，聽說他是老高的老同學是不是？

惲（點頭）他們非但是老同學，而且還是一個三角戀愛中間的兩對角呢。

（這句話引起了大家的興趣）

蔡 這倒是個正式的桃色新聞，你講出來大家聽聽。

惲 好，（打起精神）你們看見老高寫字檯上那張照像嗎？

徐 嗯，是那張三個人合照的嗎？

惲 對了，這邊兒站的老高，那邊兒站的就是蕭寒，中間還有一位漂亮小姐——

徐 老高告訴我，她是蕭寒的太太。

惲 就是她……她的名字叫林櫻，是北京藝文大學的皇后。她跟老高蕭寒三個人從小就認識，長

大了又在一個學校念書，感情非常之好。蕭寒追求她，老高也追求她，在「藝文」的時候，他們

的三角戀愛是全校都知道的。後來，蕭寒得到了勝利，他跟林櫻結婚了，老高這才離開了北京，到上海來。這是五年前的事，老高到現在不結婚，不交女朋友，不談戀愛，也就是爲了這位林小姐。

培 那個姓蕭的一定是很有錢吧？

惲 據說他是個窮教員，並沒有錢。可是他文章寫得很好。林櫻嫁給他也許是因爲這個原因。可是他怎麼肯特地寫個劇本給他的情敵導演呢？

惲 據說他們三個人一直保持着最好的友誼，跟「紅葉」裏頭的三個主角一樣……其實「紅葉」這個劇本寫的就是他們三個人的事。（把手中的稿紙遞給蔡）你不信可以看看這篇北平帶來的稿子。

徐 這樣的三角戀愛我還以爲是劇作者隨便亂寫的，誰知道原來是他們的自傳。

（錄音室後面有人聲）

培 （向發音處一望）嗚！老高來了！

惲 （向蔡）拿來，別讓老高看見了！（把稿子塞在公文包裏）

（脚聲——導演高士奇自外入。他年約三十二三歲，身軀頗長，步履沉着而並不遲滯，面貌很和藹的樣子，深目寬額，兩頰略微瘦削，頸骨的輪廓很顯明，在不說話時嘴唇總是緊闔着；人家和他初次見面總覺得好

像跟他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但這不是因為他貌與人同，却是因為他給人第一面的印象很深的緣故。他進來時挾着一隻黑皮面的劇本夾，手裏拿着他時常把玩的檢光鏡，見了徐倫等含笑點頭，剛要開口招呼，忽聽得後面阿毛在叫他。

阿毛聲 高先生……高先生……

高 (步止回身) 甚麼事？

毛 (自右跑入把兩封信交給高) 這是剛送來的電報，這是老闆給您的信。

高 老闆北京回來了？

毛 他們汽車夫送這封信來，說老闆下午一點鐘回來的。

高 哦。(拆開電報閱讀) 咦！這是老蕭來的電報。

徐 (上前) 誰的電報？

高 老蕭——就是「紅葉」的作者，蕭寒。

徐 他怎麼說？

高 電文很含糊，不知道他甚麼意思。

徐 我瞧瞧。(取電朗誦)『請設法阻止侯冬面談……寒……他要您阻止甚麼呢？

高 除非要我阻止「紅葉」的開拍——

徐 他想把劇本抽回去了！

高 (搖頭) 不會的。老蕭向來做事非常乾脆，說給就給，絕對不反悔。他決不會把劇本抽回的。

徐 這倒莫名其妙了。(再看電文) 還有底下「俟冬面談」這四個字……我看這個「冬」字也許是個線索，一定是甚麼跟冬天有關係的事。

惲 冬字不一定是冬天，電報上常用韻目代表日子的，冬字也可以代表二號。

徐 那麼今天是四月二號，也許他今天就要跟你面談這件事——

高 (邊看電文邊搖頭) 不可能。電報是昨兒晚上從北京發的，他怎麼趕得到？

徐 這倒穀納悶兒的。

高 我想這一定是電碼兒有錯誤，我得教電報局查一查。

培 您不用自己去，把電報交給我好了。我哥哥在電報局做夜班，我打個電話教他給您查查。

高 謝謝你。(把電報遞給阿培)

培 不客氣。(下)

(高開始拆另一封信)

徐 高先生，今天還要拍戲嗎？

高 (詫異地) 當然要拍的……這還用問嗎？

徐 不是，我剛才聽說也許要過幾天開拍哪。

高 這是誰說的？

輝 是老闆打電話告訴我的。

高 我怎麼不知道？

輝 他說給您打電話您沒在家，所以教我順便帶個口信給老徐。他在這封信裏提起也難說。

高 我看看。（閱信）

（張玉華自左出，見了高士奇，含笑走過來。）

張 啊，老高，是誰寄來的情書呀？

高 （敷衍着）哦，你早來了！

張 您導演的片子，我敢遲到嗎？

高 （斷然地，向徐輝）這是辦不到的！

張 （不解）甚麼事辦不到呀？老高？

高 （仍向徐輝）片子決定了日子開拍，決不能無緣無故的展期。

張 是呀，剛才老輝說要展期，我就打電話給月亭的。

高 老闆怎麼說？

張 他沒在家。

輝 他待會兒就要來的。

高 他來也不行，他要展期開拍，更換主角，我可不答應他。

張 甚麼？……他要更換主角！

高 (把信給她看) 這是他給我的條子，說已經找到了新主角了。

張 (接過來一看，臉色驟變，氣得把信箋扯個粉碎) 哼！他想摔了我，可沒有那末容易，他早先就請別人

主演，我管不了；可是派定了我主演，臨時他要換人，那我情願跟他拼了！

高 對！我絕對擁護演員拿出氣骨來對付這種不公平的待遇！站在導演的立場，我也不能容許老

闊隨隨便便把卡司忒(註八)更動，教演員洩氣的。

張 (伸出手來和高握手) 老高，你真是個有氣骨的大導演！換了別人，老闆說要換卡司忒他們趕緊

拍馬屁還來不及哪！

高 我們跟老闆各有各的立場，我們也得讓他知道我們的立場是不能侵犯的。……你儘管放心，

要是老闆不講道理，我一定撐你的腰，跟他說話。

張 我也幫着你說話，情願跟他鬧翻的！

(註八)「卡司忒」cast之譯音，謂「陣容」也。

高 好，咱們同進同退，他要是堅持更動主角，我一定拒絕導演！

張 那麼我們不管他怎麼樣，先開拍了再說，好不好？

惲 我看還是等他來了，把事情先講開了再開拍吧。

高 不，講歸講，開拍歸開拍，大不了糟塌幾尺底片罷了，工作是不能耽誤的！

徐 那麼一定開拍了？

高 （興奮的）拍出了事有我！

徐 噢！我去叫他們。（轉身向左跑去，邊跑邊喊）拍戲了！……拍戲了！

（霎時間鑼鈴聲大振，「靜」字燈同時放出紅光；工匠在佈景板後面遞出來，工作人員和演員人三五成羣地進場，方才來參觀的來賓也隨衆而入。場內頓時熱鬧起來。）

高 （走到導演椅邊，戴上了綠色的透明額罩，開始發號施令）先來試一遍。

（張玉華和另外兩個演員，拿着劇本，走到佈景內，徐倫急急匆匆的跑進來，指揮着管道具的和其他工作人員，忙做一團。）

徐 噲，大家不要響，要拍了。（把參觀的小孩摒諸景外）小弟弟，一邊兒站着看。

高 （向張等）現在拍的是第二十四場，這是全劇的一個大轉機，同時也是「紅葉」主題的場面，所以在情調氣氛方面都得格外地注意。（用手指着）這座窗子外面，遠遠地是北京西山的楓

葉到了秋天紅得像太陽下山時候天邊的彩霞——這是你跟他（指着張玉華和演小生的劉鳳）的舊遊之地，你們看了滿山的紅葉，會對於過去的友情發生很多的懷念……在這種情境之下，（向劉）你向她提出了最後的請求——在心裏頭蘊藏了許多年的請求——要她答應跟你做終身的伴侶。（向張玉華）你知道他離開了你就不能單獨生活下去，你們心靈上已經變成了一體了，所以你就答應了他的請求——你們熱烈地擁抱——（用手做一個切斷的手勢，回頭向另一男演員）老陳，你在這個時候拿着一束紅葉，興沖沖地從那邊進來，你想跟她求婚。可是你跑到這個門口，突然看見他們擁抱着。在這一剎那間，你的心幾乎是停止了。你倒退了幾步，用手支着這張桌子，手裏的紅葉慢慢地輕輕地掉在地下……這個意境，你們都明白了嗎？

張 明白了。

高 好，我們先走一遍試試。

（張劉放下了劇本。後面有很大的鐵鎚聲。）

徐 （向後面高呼）噲，木匠等一等再敲，排戲了！

（鐵鎚聲停止。場記拿着拍板跟着張劉過去。）

高 （向張劉）靠着這窗口，你在這邊兒，你在那邊兒……（張劉靠窗立好）噯……好……開始！

(場記站在張劉之前，把拍板打了一下，即向旁邊躲開。)

劉 (開始轉過臉來演戲) 每年這個時候，山上的楓葉，總是這麼燦爛……我每次看見這滿山的紅葉，就要想起十年前我們第一次到西山來的景象……你有同樣的感想嗎？

張 我覺得這許多紅葉都是我們的。

劉 我希望它永遠是我們的！

高 克忒！(註九)(跑過去)你們這是背劇本！我要你們在情調上下功夫。(向劉)你記着，戲不在你的台詞上，是在你的臉上，你的眼睛裏，你的心裏。你的回頭不是一個平常的回頭——你把頭回過來的時候，要把十年中間所有的甜蜜的美麗的印象都跟着你的頭回過來……(表演着)這樣的——同時你的聲音語氣都得充滿了對於過去的懷念，挺幽靜的，可是情感非常豐富的，寧可低一點，太響了就沒有這個味兒了。……你再試一遍！

劉。(重新開始演戲，這一次果然比第一遍進步得多了) 每年這個時候，山上的楓葉總是這麼燦爛……我每次看見這滿山的紅葉，就要想起十年前我們第一次到西山來的景象……你有同樣的感想嗎？

高 克忒！

(註九)「克忒」Cut之譯音，謂「中止」也。

(他正要跑過去校正張玉華的演技……李漢明和小唐在右下角給鏡頭對了半天光這時李漢明上前和老高說話)

湛 高先生，這堵牆擋着，鏡頭的角度找不好。

高 (回頭向蔡) 老蔡！

蔡 哎。

高 這堵牆我早跟你說不要的。

蔡 我以為搭了也沒關係，比較好看點。

高 不用說了，教他們馬上拆掉！

蔡 哎。(叫木匠) 這堵牆敲掉！

木匠們 噢，敲掉。

(木匠們開始拆牆，燈匠忙着校燈光，攝影師們重畫地上白線，把推車軌道移過去，同時把攝影機挪前……在這嘈雜聲中老高在口講指劃地校正演員的演技，這時攝影記者柳金帶着攝影機自左上，和暉景堯

談話)

暉 呀，小柳，你怎麼來了！

柳 老闆打電話叫我來給林小姐照像的。

暉 誰——林小姐？

柳 我不知道，老闆說她是新加入我們公司的女演員，跟老闆一塊兒從北京來的。

暉 哦！她姓林呀？

柳 老闆說是林小姐。

暉 那也許就是她了。

柳 你認識她嗎？

暉 你知道「紅葉」的編劇蕭寒嗎？

柳 我知道。

暉 他的太太就姓林。（與柳附耳低語）……

柳 （詫異地）可能嗎？

暉 我覺得很可能，剛才老高還接到蕭寒的電報……（再附耳，柳點頭）回頭也許還有好戲看哪。

（這時警鈴復鳴，紅燈復明，全場的工作人員都站在崗位上準備着。）

高 再試試麥格風。

徐 （向錄音室狂呼）麻皮通，再試一遍聲音高低！

麻皮通 遠遠的應聲 預備好了！

高 預備！(用手向張劉指揮)

張 (試念)『我希望這許多紅葉都是我們的。』

劉 『我希望它永遠是我們的！』

徐 (狂喊)差不多了嗎？

麻皮通聲 張小姐再響一點！

徐 哦！張小姐再響一點。

張 (再試念)『我希望這許多紅葉都是我們的。』

麻皮通聲 O K！

高 下雨試一試。

徐 (向燈光板上的木匠)試試下雨！

木匠們 噢。

(他們七手八腳地把噴水筒吊上去)

(湛明哥把裝在推車上的開麥拉(Camera)從軌道上推過去又推回來)

(人工的雨從上面落下來)

高 雨太大了。

徐 噲！導演說雨下得太大了！要毛毛雨！

木匠們 噢！

（雨下得小了。）

高 好！

徐 噲，不要下了！等一等再下！

木匠們 噢！

（雨停止。）

高 開拍了。

徐 噲，正式拍了！大家不要響，要咳嗽趁早咳嗽乾淨！

（片刻緊張的靜默，只聽得一片警鈴聲。）

（雨開始落下來。）

高 （嚴肅地命令）預備……

備了！摩托！

（開麥拉的發動機開始發出極低的聲音；接着，小桌上黃色信號燈發光）

開麥拉！

（劉張二人開始演戲。）

劉 (回頭)「每年這個時候，山上的楓葉總是這麼燦爛……」

(看拍戲的小孩忽自旁邊閃出來。)

孩 媽，我要撒溺。

高 (跳起來)克忒！

(大家停止工作，燈光熄滅，只剩工作燈。)

徐 (向小孩)教你們不要響！

青年 小弟！

高 這是那兒來的小孩子！

蔡 是會計主任的親戚。

高 (無可奈何)得了，快讓他撒溺去吧！

(青年恨恨地推着小孩出去。)

高 (向衆)台克吐！(註十)

徐 這個NG(註十一)真冤枉(呼喊)大家別再響了！重新拍了！

(註十)「台克吐」take to 之譯音，謂「重拍」也。

(註十一)NG電影術語謂「什麼」——No Good之縮寫。

(靜默，燈光復明。)

高 預備……(按信號電鈕)

(綠色信號燈發光。)

高 摩托！

(開麥拉的發動機開動。)

(開始下雨。)

(黃色信號燈發光。)

高 開麥拉！

(場記拍板，躲開。)

(張劉開始演戲。)

劉 (照前轉身過來) 每年這個時候，山上的楓葉總是這麼燦爛……我每次看見這滿山的紅葉就

要想起十年前我們第一次到西山來的景象……你有同樣的感想嗎？

張 我覺得這許多紅葉都是我們的。

劉 我希望它永遠是我們的！(握住她的手)

張 (脈脈地向劉看)

劉 瓊，我三個月以前的請求，你能答應我嗎？

張 (含笑點頭)

劉 哦！我的瓊！

(他們擁抱，麥格風轉到門口。)

(門外履聲，另一男演員到門口。)

(他們驚顧。)

(鏡頭旋向門口推去。)

(時代公司老闆賈月亭自外入——他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商人，腸肥腦滿，一副十足的市儈氣，工於心計，臉上常帶三分笑，一望而知是個狡猾奸詐之輩，他走到佈景前，把手一舉。)

賈 克脫！

(這個突如其來的阻力使大家吃了一驚，全場工作立時停頓，老高氣得直跳起來。)

高 (向賈走過去) 老闆你這是什麼意思？

賈 (笑道) 你先別急，老高。(向惲) 景堯！

惲 (上前) 哎，賈先生？

賈 我叫你通知他們不要開拍，你怎麼不早說？

輝 我早就通知劇務了。

徐 (趕緊爲自己分辯) 我——我——跟高先生——

高 (搶着說) 這不干他們的事，是我要開拍。

賈 你沒接到我的條子嗎？

高 我接到了。

賈 (仍笑) 那末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高 (截住他的話) 我明白，可是我不能同意你隨便更動卡司忒！

賈 唉！老高，你不明白——

張 (忍了半天，實在彎不下去了) 月亭，我們好好兒在拍戲，你來搗什麼蛋？你這點手段我還不知道嗎？也不知道那兒弄了個窰姐兒，就想踢開了我，捧她做主角了。告訴你吧！沒這麼容易，你別在做夢！

賈 你事情沒弄明白，就知道瞎嚷嚷！

張 誰教你色迷了心竅，要換別人來主演哪？

賈 你讓她一張片子，這有甚麼關係？每月的薪水你還是照樣兒拿，樂得休息一部片子，下一部戲一定派你主演就是了。

張 你這是什麼話！我憑什麼要讓她？她是誰？我是誰？我就這麼賤骨頭，好欺負！

賈 誰欺負你了？我要換人主演，當然有我的道理呀！

高 我不管你什麼道理，我只能照原定的卡司忒拍戲。你要知道一個導演有他的藝術的立場，藝術的良心。我寧可辭職不幹，我可能放棄了自己的立場！

賈 (含笑) 我是最尊重導演，最崇拜藝術的。我保管對於你的立場沒有妨害。

高 你既然尊重我的立場，那麼你根本就不應該干涉我決定卡司忒的主權！

賈 換一個主角，這不能算干涉你的主權吧？

高 這還不是干涉我的主權？(上前一步) 賈先生，我得預先給你一個警告：你假如一定要更動卡司忒，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導演這張片子的！

賈 要是換了主角，卡司忒比現在更好呢？

高 (斬釘截鐵地) 這是不可能的！……老實說，在眼前電影圈內，演「紅葉」的女主角只有張小姐最合理想，換別人是絕對不可能的。

賈 難道除了張小姐之外，沒有更理想的女演員了嗎？

高 這個劇本是蕭寒爲他的太太林櫻寫的，要找一個比張小姐更合適的主角，那除非是林櫻自己來演！

賈 你真的覺得只有林櫻最合適嗎？

高 她是劇本裏主角的原拷貝（註十二）誰能比她更合適呢？

賈 既然如此，那麼你排卡司的時候，爲甚麼不請她來主演？

高 這是廢話！你知道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賈 爲甚麼辦不到？

高 你知道蕭寒是最討厭電影圈的。就算林櫻本人願意主演「紅葉」，老蕭也不會放她來的。

賈（得意地）可是她已經來了！她已經答應主演「紅葉」了！（掏出一張合同高舉着）她已經跟公司訂了合同了！

高（氣沮，將信猶疑）這是不可能的！

賈 不可能？（得意之至地笑着）你瞧吧！（迅捷地走到左上角站住，含笑向外招呼）林小姐，您請進來。

（全場愕然，屏息着向外注視。）

（林櫻自外入——她是個二十三、四歲的女性，眼睛大而黑，面貌非常美麗，身材很娉婷，但不纖弱，身上雖穿着很平常的衣服，而神采飛揚，頓時使全場的人覺得眼前一亮。）

高（失聲）林櫻！

（註十二）「拷貝」即 Copy 之譯音，「原拷貝」謂「原本」也。

林 老高！(向老高跑過來)

(老高也向她跑去)

(張玉華陡然跑上兩步)

張 (聲色俱厲)老高！

(高驟然回顧，情態非常尷尬)

(林櫻已跑到老高跟前，和他熱烈地握手)

(譚景堯和柳金會意地互視微笑)

——幕急落——

第一幕 第二景

時代攝影場的導演辦公室。

這是用矮榻扇在樓梯旁的大穿堂搭成的一間斗室，室門在後面的正中，門上嵌一塊半透明的玻璃，上面有反漆的「導演室」三個黑字。右牆與榻扇銜接處有四扇裝着威尼斯遮陽(Venetian blind)的小窗，沿窗的矮書架延長至門旁，成一曲尺形；導演的楓木寫字桌和轉椅就斜置在這曲尺的前方。在書架盡頭處的右下角另有一張很小的打字檯和一隻小圓凳，檯上擺着一架華文打字機和一個盛紙的鉛絲筐子。室左方有半圓形的沙發座，與寫字桌遙遙相對，另有一隻四脚裝着轉輪的小皮凳在桌子旁邊，都是爲應接來賓而設的。室內陳設簡單而有風趣；寫字桌上除文具外只有兩具電話機和一個照像鏡框，書架上供着一瓶古拙的折枝，一塊形態清奇的怪石，此外只有榻扇上掛着的一二幅字畫。

開幕時室內沉黑；迴樓上總管理處的樓梯頭有一盞燈開着。賈月亭和高士奇陪着林櫻自樓梯下來。

賈 (邊走邊說) 這兒本來是個住宅房子改的，地方太小，簡直不夠用，等到我們的新廠造好了，就可以寬敞多了。

(他們轉到榻榻後)

林聲 這兒地方雖然不大，可是我覺得很精緻，很有意思的。

(姜士奇走入導演室，關了燈，賈興志隨後進來。)

高 這就是我的辦公室。

林 啊！你的辦公室！(回頭一看)你不用告訴我，我一看就知道。

賈 (臉上堆着一種習慣性的詔笑) 我們這許多辦公室，只有他這一間，佈置得頂好！到底是藝術家，

大導演，比衆不同呀！

嗚

嗚

高 請坐！

林 (拿起案頭的一個照像架) 啊！士奇，這張照像，你還留着！

高 (頷首) 這是最喜歡的一張！……(略停)……我要永遠保留着它！

林 (以照相示賈，以為他不知道) 這是六年前——在我們畢業的那天——士奇，我，蕭先生，三個人一塊兒照的。

賈 是啊！老高第一天進攝影場，我就看見他桌子上擺着這張照像，當時我就打聽老高，站在中間的這位漂亮小姐是誰？想請您來拍部片子。要是那時候蕭先生肯讓您來——不是我賈月亭當面恭維——憑着您這份天才，這一付標準的外形，您早就成了個全國聞名的大明星了！

林 賈先生先別對我期望得太高；等我上了鏡頭，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賈 這是那兒的話！這兒沒有外人，老高是您的老同學，老朋友，您當着他還用客氣嗎？

喘……喘……

喘……

(徐倫氣急敗壞地自樓梯下來，走入辦公室。)

徐 賈先生！

賈 (回顧) 嗯！

徐 呢……張小姐在您辦公室……呢——

賈 有什麼事嗎？

徐 呢……她要跟您……呢……談話……

賈 真討厭！(眼珠一轉)你跟她說我就來！

徐 嗯！(出辦公室上樓去)

賈 (向高) 玉華可真不知趣！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她跟我談話，有什麼用？

高 可是這部片子我們早就決定讓她主演的，怎麼能夠臨時把她摔了呢？

賈 你放心！這個難人不用你做，我自自有手段對付她！(換上一付好嘴臉)我覺得最要緊的，倒是你的導演問題，現在既然是蕭太太主演，你總不應該再堅持不導了吧！

高 (很爲難) 可是，話不能這樣兒說，我跟蕭太太雖然是老朋友，在原則上，我可不贊成把演員陣容亂改的！

賈 (不欲與高爭辯) 好好好！這個我們回頭再說！現在我先去對付玉華。(向林，意在言外) 我可把他

(指高) 交給你了！…… 喘…… 喘…… 喘……

(賈邊笑邊出辦公室，又換了一付嘴臉上樓去)

高 (厭惡地望着樓梯) 這個市僧！

林 士奇你不願意我拍嗎？

高 櫻！你知道我是願意的！……不過，老闆隨便更換主角，我站在導演的立場，當然要提出抗議！

(忽然停止) 這個咱們不談！我先問你，你怎麼會來的？

林 你不願意我來嗎？

高 並不是我不願意你來。你知道我是一向主張你做電影演員的；在我剛進電影界的時候，我還寫過一封信請你來拍戲呢，你忘了嗎？

林 不錯！在五年以前，你是寫過一封信，叫我來拍戲的。不過，聽你現在的口氣，好像又不願意我來似地？

高 (不從正面答覆) 呢……這次你來，得到老蕭的同意麼？

林 (也避免正面答覆)他爲什麼不同意我來?

高 可是當初我寫信叫你來,他是竭力反對的!所以後來我給你們的信上,一直沒有敢再提起請你拍電影……這一次,他居然沒有反對麼?

林 (閃避高的目光)他憑什麼要反對?

高 (嚴肅但懇摯地)櫻!你告訴我,他真的沒反對麼?

林 他……沒反對!

高 (目光銳利地透視着她)櫻!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你用不着這樣地躲躲閃閃地瞞着我呀!你老實告訴我,這次你到上海來拍戲,並沒有徵求老蕭的同意是不是?

林 (默然片時)這次我來,他是知道的!不過……我來拍電影,他並不知道……

高 唉!你真叫人納悶兒!老蕭怎麼會又知道,又不知道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林 我可以原原本本地告訴你,可是你得保守中立,不能幫着老蕭說話!

高 你放心!我決不幫着他!

林 事情是這樣的,在半個月以前,藝光電影院的經理劉音卿——你記得他麼?你在北京的時候,跟他見過的……

高 嗯!我記得劉音卿,老蕭的表兄……

(電話鈴響)

高

對不起(拿起話機)喂!……是的!你是張媽,有什麼事嗎?……哦,有客來找我!……還帶着個

小孩子?……我事情忙得很,現在還不回家哪!你叫他到公司來找我得了(放下話機,又縮住手)

喂!他姓什麼(顯然沒回答)喂!喂!(拍拍機架)喂!(重新放下話機,繼續談天)嗯!你剛才說,劉晉卿怎

麼樣?——

林

有一天晚上,劉晉卿到我們家來,他說,你們公司的總經理賈先生到北京來有事,他請賈先生

吃飯,一定要請老蕭跟我陪客。他說,因為老蕭的「紅葉」就要開拍了,賈先生很想跟作者見見

面。……那次吃飯之後,賈先生就託劉晉卿約我去談話,他竭力勸我加入你們公司拍「紅葉」

高

當時我就告訴他,老蕭對於電影界成見很深,一定不會贊成我做明星的!

這句話,我在五年前就跟賈月亭說過了,可是他偏不肯相信,一定要我寫信邀你來拍電影。後

林

來我把老蕭的回信給他看了,他才死了這條心!

這一次的情形,當然跟五年前不同。第一,「紅葉」的劇本是老蕭寫的,第二,這個劇本是老蕭

爲我寫的,中間的故事差不多就是我的身世。第三,這部片子的導演,恰巧是你,如果由我來主

演,就算演得不好,也是我們三個人多年友誼的紀念,而且,賈月亭又跟我再三磋商,所以我就

一口答應了他,跟他簽了一張特約演員的合同。

高 你事先並沒有徵求老蕭的同意？

林 沒有！

高 你也沒有跟他商量商量？

林 他的怪脾氣，你還不知道麼？他跟電影也不知道是什麼冤家，要不是看着你的交情，他寧可餓

死，也不肯寫電影劇本的！要跟他商量讓我進公司拍戲，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根本就沒跟他商量！

高 你沒跟他商量？

林 嗯！

高 你到上海來也沒告訴他？

林 我跟他說，我要到蘇州去看我媽，因為媽來信說她在生病。

高 你到上海來拍戲，這怎麼瞞得了人呢？

林 我假使不用真名字，我想他也許一時不會知道的！

高 可是——（自袋中掣出電報）你瞧瞧這是什麼？

林 （接電諦視）啊！這是老蕭的電報！

高 我在半個鐘點以前才接到！不過他發電的時間，可是昨天晚上九點五十分。

林 那麼……他昨天就知道了！

高 看電報上的措辭，他非但昨天就知道，也許他今天就要來呢！

林 你怎麼知道他今天要來？

高 (指着電文) 他不是說：「請先勸阻，俟冬面談」嗎？打電報可以用冬字代表二號，今天剛巧是四月二號。

林 這是不可能的！從北平到上海的火車頂快的要走四十個鐘頭，他就算趕上昨天的藍鋼車，至早也要明天早晨才能到上海。

高 可是他可以坐飛機，當天就到上海！

林 他是個窮作家，決不會坐飛機！

高 爲了你，他坐飛箭到月亮都會去！

林 (默然)……

高 (忽然想起) 啊！今天是禮拜一，恰巧有飛機從北平飛上海，假使他坐飛機的話，這會兒也許已經到了！……對了！剛才我家裏傭人打電話來說有人找我，可能就是他！

林 你別神經過敏了！

高 (邊說邊撥電話) 我不神經過敏，老蕭的傻脾氣你應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發起傻勁兒來，真

會坐飛機來找你的！(向話機說話)……喂！你是張媽嗎？我是高先生……我問你，剛才找我的客人，他姓什麼？……啊！你沒問……唉！你怎麼不問他呢？……哦……他是講北方話的，他是怎麼樣的人，你記得嗎？……(失望地)你記不得算了，算了，沒別的了！(掛上話機)這個糊塗東西！

林 (在老高打電話時她已經開始猜想)我真想不出來，我來拍戲，是誰告訴老蕭的？劉晉卿向來不愛說閒話，可是除了他，又沒有別人知道……

高 這個咱們先不管……事實是老蕭現在已經知道了，你預備怎麼辦呢？

林 我怎麼辦？……你知道我已經簽了合同了！

高 你應該知道老蕭絕對不願意你拍電影！

林 我知道！可是我記得你說過，我應該到電影界謀發展！

高 這是我從前的意見，現在我並不這樣主張！

林 從前你勸我進電影界爲的是什麼？

高 因爲你有表演的天才，跟一個非常適合開麥拉的外形，所以我覺得你不應該一輩子做賢妻良母，埋沒了這份兒天才！你應該進電影界，儘量地發展你自己！

林 難道說現在我就應該做一輩子賢妻良母，不應該發展我自己了嗎？

高 可是，老蕭——

林 老蕭，老蕭，你只知道有老蕭！

高 還有雲兒——你們的孩子！

林 雲兒不錯！還有雲兒——可是你只想到我有老蕭，有雲兒，你爲什麼不想到我還有個「我」？

高 櫻！（聲音低沉而熱情）你應該知道我第一想到的——是你！

林 這是在我結婚以前，我們三個人在藝文大學念書的時候……（懷念往昔，略停）那時候，你非但

處處想到我，你還熱烈地愛我……可是現在——

高 我現在的心，跟照這張像的時候，並沒有兩樣！

林 可是在照這張相的第二天，你就離開了我，到上海來了！

高 那是因爲照像之後，你跟我說了一句話——

林 （驚訝地）什麼話？

高 你說你愛老蕭，你也愛我，不過你覺得我的個性比較獨立，沒有了你，我也可以生活，你覺得老蕭的心，比較脆弱，沒有了你，他也許就要毀滅了自己……我跟老蕭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好朋友，我不願意他毀滅自己，我更不願意你因他的毀滅而感受痛苦，爲了我們三個人的友誼跟幸福，我只能跳出三角關係的圈子，讓你們美滿地結合起來，讓我們三個人的友誼，可以永

遠像照這張像的時候那麼純潔無瑕！……我雖然離開了你，可是我的心沒有離開你，在我想念之中，一刻不忘的，只有你！

林 那麼，你別老蕭老蕭地只爲他着想，你也爲我打算打算呀！

（樓上張玉華的哭聲。）

高 你聽着！這個女人就是拋棄了家庭的幸福，到這兒來追求虛榮，追求名利的！你應該把她做個前車之鑒！

（徐倫急忙地自樓上下來。）

徐 （邊說邊喊）高先生……高先生……

高 什麼事？

徐 （走入辦公室）呢！……張小姐鬧得很利害，賈先生請您去勸勸！

高 這種事我對付不了，還是讓賈先生自己想法子吧！

徐 你要是不去，賈先生又要怪我缺乏辦事能力了！

高 你辦事缺乏能力，就爲你專愛管你本份以外的事。現在你應該做的，不是在樓上看熱鬧，而是到攝影場去打發演員跟工作人員們走。今天的戲，是拍不成的了！

徐 （快快地）噢！（往外去）

高 哦，徐倫！請你關照一聲茶房，要是有人來找我，叫他先到這兒來通報！
徐（高興地）那不用關照茶房，要是有人來，我來通報得了！

高 謝謝你！

（徐倫高興地走出辦公室，往攝影場去。）

（樓上一陣喧鬧，接着只聽見賈月亭的聲音。）

賈聲 派誰主演是公司的權，公司愛派誰，就派誰，你沒有權力顧問！你要走，儘管走，決沒有人留你！
張玉華聲 你要我走，沒那麼容易！你得賠償我的損失！不要臉的東西，你想賴嗎？

（在許多人亂哄哄地拉勸聲中，賈月亭在樓梯上出現。）

賈 真是豈有此理！（他氣沖沖地跑下樓梯，走入導演辦公室。）

高 怎麼了？

賈（拭了額上的汗）不要說它！這個潑辣貨簡直不講理嘍！

（張玉華自樓上至樓梯口。）

張 你說誰不講理？

賈 我說你不講理！

（張自樓梯衝下來，闖入辦公室，許多演員和職工都在樓梯上下聚着瞧熱鬧。）

張 我那點兒不講理！你說！

賈 我說你那點兒都不講理！怎麼樣？

張 你這不要臉的流氓！當初你要我進公司拍電影的時候，你怎麼跟我說的你說！你要把我捧成一個大紅大紫的大明星——

賈 (本待發作，恐林櫻在場投鼠忌器) 你現在可不是一個大明星？可不是本公司的台柱嗎？你問問良心，你能說我沒捧過你嗎？

張 算了吧！本公司的台柱！既然是台柱，為什麼派定了我主演，現在又叫別人主演了？

賈 因為她比你強，比你合適，比你年輕漂亮！

張 (又妒又氣) 哼！誰看見過她來着？我問你，她鏡頭都沒上過，你怎麼就知道她比我強？怎麼就能做主角？明明是你得新厭舊，讓她灌飽了迷湯——

(林櫻氣得直頭，高士奇搶步上前)

高 (聲色俱厲) 你別隨口胡說！

張 (輕蔑地) 呦！高先生！你也幫着他們說話了！剛才你怎麼跟我說來着！什麼原則問題！什麼導演跟演員的尊嚴！原來都是一大堆吃了NG的聲帶片子！你說給我撐腰，叫我往前衝，你自己倒往後退，原來你不是撐腰，是在扯我的腿！

高 張小姐！你別誤會！我並沒有改變我的主張，我覺得這張片子還是應該你來主演。

張 那麼，你爲什麼迴護她？幫着她？

高 她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張 我不管她是誰的老朋友，我可不認識她！

賈 既然不認識她，那麼你說話別牽牽扯扯地扯到她頭上去！

張 (舌有蜂螫) 我偏要扯到她頭上去！你敢把我怎麼樣？

賈 你給我滾！

張 (怒從心頭起) 好！我跟你拚了！(瘋狂地向賈衝過去，高士奇急將她攔住) 你別拉我！

賈 (掙掙地) 滾！……你死了都不關我的事！

高 得了，得了！我們到樓上去說話！(邊說邊扯張玉華)

張 (乘勢落蓬，邊走邊說) 賈月亭，你別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索性丟他的聘) 我本來是一個安分守計的看護，是你花言巧語，哄我來拍電影，挑唆我跟丈夫離婚，糟塌了我的身體……(走到樓梯口，又回身) 你這流氓騙子！現在你有了新歡，就想把我一脚踢開了麼？……哼！沒那麼容易！(最後的恫嚇) 我張玉華不是好欺負的！你等着瞧吧！

(高推她進樓門)

賈 這個賤東西！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滿好答應她下一部片子給她主演，她偏不答應，非要鬧個天翻地覆，討一場沒趣，才肯死心塌地！

林 我覺得很抱歉，爲了我一個人的小事，害你們發生這麼大的誤會，我想還是讓張小姐主演吧！

賈 這是那兒的話，蕭太太您千萬不要生氣。張玉華說話瘋瘋顛顛地犯冒了您，這都是我賈月亭太忠厚不會對付人的不好。請蕭太太千萬原諒。至於您主演「紅葉」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只要等高先生答應仍舊歸他負責導演，這部片子馬上就可以開拍了。好在我們有合同爲憑，我決不能違反契約的！

林 我並不是怕您違反契約。不過您知道，我們蕭先生是不贊成我拍電影的；剛才他還打了個電報給老高，叫他阻止我拍戲——

賈 哦！蕭先生有電報來？

林 （把桌上的電報遞給他）這就是！

賈 （閱電後，輕淡地把電文擲在一旁）據我看，蕭先生也許另有用意呢！

林 不，他是一向瞧不起電影界的！

賈 要是他真瞧不起電影界，他怎麼肯給我們寫「紅葉」哪？

林 那是因爲他跟老高的關係！

賈 (故作驚人) 啊！你既然知道這是老高的關係，你不知道他反對您拍戲，也是因為老高的關係嗎？

林 (紅了臉) 我們跟老高不過是多年的朋友——

賈 蕭太太，我是個心直口快的粗人，您可別見怪。老實告訴您，我認識一個專寫桃色新聞的記者，他跟你們三位同過學——

林 他叫什麼名字？

賈 他叫王魁，您大概不會認識他，因為他比你們低好幾班，而且只上過一個月課——可是他對於你們三位的事，知道得很詳細。他告訴我，那時候您跟老高是很知己的！

林 是的。不過我們蕭先生跟老高也是好朋友，他不會因為我來拍戲而發生什麼誤會的！

賈 哎！蕭太太 (機密地) 你不知道我們男人吃起醋來，比你們女人酸得多呢！啞……啞……

林 (不肯定地) 老蕭恐怕還不至於如此吧！

賈 但願如此。不過外界一定以為你們三位在大鬧醋海風波，難免還有不堪入耳的謠言傳播開來。人言可畏，這是很可怕的！

林 老蕭反對我進電影界，多少也有點兒怕我的名字跟桃色新聞發生關繫。

賈 看他電報上的口氣，他好像要親自來押你回去哪！

林 老高也這麼說，不過我看他不至於做出這樣的傻事！

賈 但願如此！要是他真的來，給人家知道了，可不是桃色新聞的好材料嗎？

(林默然)

賈 而且，現在男女平權，丈夫禁止妻子在社會上做正當的職業，那是很重大的侮辱，蕭先生是一位新文藝的作家，他的頭腦怎麼會這樣守舊呢？……嗚……嗚……嗚……

(宣傳主任憚景堯及攝影記者柳金自樓梯下來，叩辦公室門。)

賈 進來！

(憚柳入室)

憚 賈先生。

柳 賈先生。

賈 你們來得很巧，我給你們介紹本公司新片「紅葉」的主角蕭太太——

林 叫我林櫻吧。

賈 呃……林櫻小姐……這位是本公司宣傳部主任憚景文先生，這位是上海有名的攝影記

者柳金先生。

(林櫻與他們互相招呼。)

賈 請坐，請坐。（向輝）我剛才叫阿庚交給你的，一包林小姐的宣傳材料，你收到了嗎？

輝 收到了。我已經擬好了一個林小姐的宣傳計劃，請賈先生看看。（打開皮包，取出一張紙，遞給賈）

柳 林小姐，您是今天到的嗎？

林 是今天上午到的。

柳 我送給林小姐照一個像，寫一篇訪問記登在「明星」電影月刊上，您現在有功夫嗎？

林 我沒事。

柳 那麼我想請林小姐到攝影場去照幾張像，可以嗎？

林 可以的。（向賈）賈先生，柳先生說，要跟我照幾張像……

賈 好極了。您儘管去。我在這兒等您。

林 我一會兒就來。

（林櫻與柳金離室赴攝影場）

輝 這個宣傳計劃，是完全照您的意思做的，您覺得怎麼樣？

賈 很好。不過最要緊的是第一砲的宣傳稿，你得把編劇導演，主角的三角戀愛寫得非常有意

色才行。

輝 這篇稿子我已經發出去了。明天見報之後，包管您眼睛吃冰淇淋，心靈坐沙發椅，舒服得無話

可說。

賈 你別儘打哈哈。你不知道，這篇稿子，還有個非常重要的作用。（與惲附耳低語）

惲 這個您儘管放心。……他們夫婦二人看了要是不大吵一場，那麼我的金字招牌就給他們砍了！

（一陣輕浮的皮鞋聲，接着門上搭——拉——拉的彈指聲。）

惲 誰呀？（開了門）

（賈小亭啓上，啣着一枝金頭香烟，半舞半走地跑了進來，他輕佻地把帽子往腦後一推，拍的一聲打了惲景亮的肩頭一下。）

小 Hullo, Mr. Yun! 你沒想到是我吧？

賈 （吆喝）別動手動脚的！

小 （陡然瞥見父親，嚇得慌了手脚，趕緊脫了帽子，拘束地站在一旁）是，爸爸！

賈 我得跟你說多少遍呀！叫你規規矩矩地學些禮貌，還是這樣油腔滑調，成個什麼樣子？

（賈小亭不敢作聲，賈月亭回頭跟惲說話。）

賈 我已經叫小亭給林櫻找了一宅非常講究的公寓，公寓外頭還有個大花園，等粉刷刷裝修好了，她就可以搬進去住。

輝 這公寓在那兒。

賈 在霞飛路。(坐下，向小亭)我叫你辦的事，辦好了嗎？

小 辦好了。(自袋中取出一卷紙展開在桌上)這是牆上糊的花紙的樣子，這是美藝公司傢具的圖樣。

賈 誰叫你定做傢具來着？林小姐等着住房子，你先挑現成好看的搬幾套進去再說！

小 是，爸爸。

賈 我限你明天把公寓完全佈置好，後天林小姐就進屋！

小 是，爸爸。

賈 把公寓的鑰匙交給我。

小 是，爸爸。(掏出一串鑰匙交給月亭)

賈 這三把一樣的，是大門上的嗎？

小 是的。

賈 你拿一把去，等佈置完了還我。

小 是，爸爸。

(林櫻自攝影場出來，走入辦公室，小亭驚羨地望着她。)

賈 林小姐，我正要找您來看傢具跟花紙的顏色哪！

林 哦。這樣麻煩你，真是太對不起了。

賈 您太客氣了。這都是小兒去辦的。(向小亭)這位就是林櫻小姐。(向林)這是我大兒子，小亭。

(林與小亭招呼，小亭伸手出來與林握手。)

小 Ah! Hi Miss Lin!

林 賈先生。

賈 把圖樣給林小姐看。

小 Yeah! 是爸爸。(雖然當着父親不敢輕浮，但態度殷勤可哂)這是糊牆花紙的 sample。

林 顏色非常好!就是太鮮艷了!(看傢俱圖樣)啊!這是傢俱的圖樣嗎?

小 Yeah! 是鄙人 specially 爲 Miss Lin 設計的。

林 哦，原來您是室內裝置的專家。

小 (聳肩作態) Oh! you see 室內裝置是鄙人業餘的 hobby，還不能算是我的專門。

林 哦。那麼您是什麼專家?

小 呃……鄙人是——

賈 (搶着說)他是吃飯專家……(向林)這些東西您看還能用嗎?

林 我覺得很好。

賈 那麼，等他明天佈置好了，後天您就可以搬進去了。

林 謝謝。

小 這個 apartment 是鄙人找的。

林 聽令尊說，房子非常好。

賈 不過，太可惜了。

林 可惜什麼？

賈 (向惲柳) 現在房子有了，宣傳計劃也做好了，可惜的是林小姐也許不能拍電影了。

惲 (故作驚慌) 這是爲什麼呀？

賈 因爲林小姐的先生，不准她進電影界。

林 他雖然反對我拍戲，可是他並沒有權利禁止我。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有全權處理。要不然，我也不會跟您到上海來了。

惲 (向賈) 我覺得這幾句話，全部是新女性的吶喊，舊禮教的喪鐘。林小姐真是太偉大了。

賈 林小姐的偉大，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夫婦終久是夫婦。(欲擒故縱，義形於色) 我決不肯因爲拍戲的問題，弄得你們夫婦之間失了和氣。林小姐還是趁早再想一想，免得將來後悔。

林 (微露躊躇) 我……我不後悔！

輝 (向賈) 唔……林小姐的個性，真的比我們男人還要強硬。

賈 (自袋中取出一份合同) 林小姐，您別爲了這張合同不好意思說話，您儘管說好了。我賈月亭決不會強制您履行契約的。合同只是一張紙，我看重的不是這張紙，而是您說的話。

林 (入其彀中) 賈先生，我簽的合同，我說的話，我自己都能負責。蕭先生無論怎麼樣反對，決不能使我動搖。請您儘管放心。

賈 (收起合同) 您這樣拿得定主意，我們就可以照原定計劃進行，事情變得很簡單了。

輝 現在高先生導演「紅葉」還有問題嗎？

賈 他還沒有答應。不過，我覺得這倒是個小問題，林小姐主演的片子，他要是拒絕導演，看他好意思不他終不能跟張玉華同進退呀。

(高士奇在樓梯口出現)

高 (向下呼喚) 賈先生！

賈 (抬頭向高) 哎！老高！

高 請您上來，張小姐有幾句話跟您說。

賈 哎！(向林) 我就來！(跑出辦公室，上樓梯)

高 (向樓門內說話) 他上來了！(下樓，賈和他耳語)

小 (像脫了鍊子的猴兒, 油滑地走到林樓跟前) Miss Lin, 鄙人有個 request, 您可以答應麼?

林 您請說吧, 賈先生。

小 您以後不要叫我賈先生, 您叫我 Paul 好嗎?

(賈走上樓梯, 聽見小亭在搭訕回過身來。)

賈 小亭!

小 (嚇矮了半截) 哎! 來了! (跑出辦公室)

賈 你少跟林小姐扯淡, 跟我上樓!

小 是, 爸爸。(垂頭喪氣地上樓)

(高入辦公室。)

賈 (向暉) 景文, 你上來一會兒。

暉 是。(向林樓點頭) 回見。(走出辦公室)

(高沉着地走到林樓跟前。)

高 樓! 聽我的話, 趕快回北京去吧。

林 (默然走到桌邊) 我不能。

高 你不能?

林 我已經跟賈月亭簽了合同了，我不能對他失信用。

高 他是個最不講信用的市儈，你何必對他守信用呢？你儘管放心回去。你的合同我可以負責替你撕掉。

林 我不願意撕合同。……你知道，我跟老蕭結婚以後，這五年中，我們過的是什麼日子？自從生了雲兒，我得在家領孩子，管家務，不能再到外邊做事。老蕭教書每月只有八十塊錢的收入，學校又時常要欠薪；我們只能借錢過日子，等到薪水發下來，連還債都不夠。什麼娛樂，享受，根本就談不到……老蕭是能夠安貧守困的，他倒處之泰然。可是我不能眼看著我們短短的青春時代在貧窮的陰影裏渡過去……我還年青，我需要青春的歡笑跟享受，我要好看的衣裳，好吃的東西，好玩的娛樂，這都是需要錢的。我要拍戲，就因為我需要錢！士奇，我需要很多的錢！

高 可是你不能把你家庭的幸福做錢的代價！（懇摯地）櫻，別忘了，你跟老蕭是愛的結合，心靈的結合，這是人生最難得到的幸福。我在電影界混了五年，虛名總算已經有了，錢也賺得不少，但是我實在得到了什麼？……只有空虛的外表，却得不到內心片刻的溫馨。

林 我覺得人生不是專為追求這片刻的溫馨，人生的最高目的是發展自己。你說我有表演的天才，那麼我就應該發展這份兒天才。老蕭假使真的愛我，他就不應該阻擋我。你假使真的愛我，就應該幫助我。

高 你要我幫助你……我知道，縱然我袖手旁觀，不贊一辭，恐怕老蕭還要疑心是我在背後推動。你叫我怎麼幫助你呢？

林 (忽憶剛才賈月亭的話)你意思是說老蕭會吃醋嗎？

高 這是誰跟你說的？

林 誰都沒跟我說，是我自己這麼想。你怕他吃醋，是不是？

高 不，我不過是怕他也許要對我發生誤會。

林 什麼誤會？

高 我以前曾經寫信叫你來拍電影，他也許要疑心這次是我在暗中主動。

林 爲什麼是你主動的，他就要對你發生誤會？

高

林 (逼得更緊些)你怕他疑心你引誘我離開家庭，好向我求愛，是不是？

高 櫻！你怎麼可以——

林 不大好聽，是不是？可是這正是你所怕的誤會。說得簡單些，就是怕他吃醋。

高 櫻！

林 (狂笑)哈哈……嘖……嘖……嘖……

高 你笑什麼？

林 我想起了一個朋友跟我說的話。

高 什麼話？

林 他說：「蕭太太，你不知道我們男人吃起醋來，比你們女人酸得多呢！」嘖嘖……嘖……

高 你別聽他。這是瘋話。

林 瘋話也罷，實話也罷，我到現在才知道男人們都是自私自利，心地狹窄的東西！……老蕭反對

我拍電影，是吃你的醋。你勸我回去，是怕老蕭吃你的醋。……我個人的發展前途，誰知道是淹

在這兩瓶醋裏！

高 櫻！你不應該這樣侮辱我跟老蕭！

林 這是侮辱嗎？這不過是一個受人愚弄的女人在叫冤枉罷了！

高 我絕對否認我跟老蕭愚弄你！

林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許我發展我自己？不許我拍電影？

高 因爲我怕你將來會恨自己，會因爲得不償失而後悔！

林 你怎麼知道我得償失？

高 你成了電影明星，當然就可以享很大的名，賺很多的錢，有很好的享受；可是你千萬記着，世界

上有許多真正寶貴的東西，不是名利所能換得來的。

林 (嘲諷地) 例如我跟老蕭的家庭幸福，是不是？

高 (走到她近身) 櫻！我希望你不要把你們的幸福看得這麼輕！

林 我並不是看輕家庭幸福。我不過是想增加我們的家庭幸福。我們有的是愛情，我們也有個孩子，可是我們沒有享受，沒有娛樂，我們的孩子也缺乏營養——因為我們沒有錢，有了錢我們的日子可以過得豐富一點，也就是更幸福一點。所以我要錢，我要拍電影來獲得我們需要的錢——而你呢，非但不肯幫我一點忙，反而因為顧全自己，怕老蕭吃醋，拚命勸我回去！你想，我怎麼能笑你自私自利呢？

高 (啞然若喪) 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想。……可是，我可以憑良心說，我決不是個自私自利的人。爲了你，爲了老蕭，任何犧牲，我都可以。——只要你們能夠得到幸福。

林 不錯，老蕭是你最知己的朋友。爲了他，你連我都肯放棄。可是爲了我，你爲什麼就要避嫌？你爲什麼就不肯幫忙？

高 (一肚子的冤屈) 這是爲了你。我自己並不要避嫌疑！

林 你不用爲了我避嫌疑！

高 我可以不避嫌疑，不過——要是老蕭因此發生誤會——

林 我最恨吃醋拈酸，這種小心眼兒脾氣。要是因為我拍戲，老蕭對你發生誤會，我可以負責給你解釋。

高 (無可奈何) 你既然要我不避嫌疑……也好，我都隨你的便。不過，我得提醒你個醒兒，老蕭的脾氣固執，倔強多疑，他的情感又像火一樣的熱烈——

林 他的脾氣我知道。我想我還不致把他弄擰了吧！

(賈月亭，賈小亭，懽景文自樓上走下來。)

高 好！……你現在要我怎麼樣哪？

林 我要你不避嫌疑，答應導演「紅葉」。

高 這跟我的原則是矛盾的——不過我也顧不了這許多了，我可以答應你導演「紅葉」。

(賈等聽見這話，邊笑邊走入室，此時徐倫也到。)

賈 啊！老高！你到底拗不過我們的林小姐啊。(跟高握手) 我早就說要是你們三位合作，將來片子出來一定可以哄動一時。回頭我請林小姐跟您吃宵夜去，預先慶賀你們成功！

高 我今天很累了，改日再擾您吧！

賈 不行，不行！林小姐來了，我還沒跟她接風哪。你多累也得去的。

懽 高先生預備幾時開拍？我好預先大大地宣傳一番。

賈 對了！那一天開拍，按我說越早越好，可以早點兒出片。

高 林小姐剛從北京來，總得讓她休息幾天才是呀！

賈 這是當然要的。今天是禮拜一，我說讓林小姐休息三天，禮拜五開拍好不好？

高 (向林) 你說怎麼樣？

林 我還要到蘇州去看媽。

高 那麼三天恐怕是太少了。

賈 一個禮拜夠不夠？

林 那儘夠了。

高 好！那麼我們就決定下禮拜一開拍吧。

賈 徐倫——

徐 哎！

賈 你趕快發通告給演員，叫木匠不要拆佈景。

徐 是！(轉身就走)

賈 你關照阿毛，把我的帽子手杖拿來。

徐 是！

(徐匆匆出室登樓)

賈 景堯！(看手錶)現在正是十點鐘，發稿還來得及嗎？

揮 來得及。

賈 好，你趕快去發幾篇稿子，報告「紅葉」禮拜一開拍。

揮 是！(挾包出門登樓)

賈 小亭！

小 是，爸爸。

賈 你自己的汽車在嗎？

小 在，爸爸。

賈 你馬上到華樂總會，把本公司幾位董事老爺都請到燕華樓去。我給他們介紹「紅葉」的新主角林櫻小姐。

小 是，爸爸。

賈 快去！

小 (邊走邊應)OK……(下)

(阿毛送帽子手杖給賈，賈戴上帽子)

賈 林小姐，老高，我們去宵夜一敘吧。

(茶房阿庚上。)

庚 高先生，有客拜會您。

高 是誰？

庚 一位姓蕭的。

(蕭雲攜雲兒，陸然在門口出現。)

高 (見蕭驚愕) 老蕭！

林 老蕭！

賈 啊！蕭先生……

(蕭屹立在門口，像一片撲着風雨的黑雲。一剎那間大家都覺得僵，這時雲兒突然衝到林樓下。)

雲 (邊哭邊叫) 媽！

林 (眼圓兒一紅) 小雲！

——幕急落——

第二幕

越一日，在花園公寓林櫻的會客室，大約上午十點鐘光景。

台上所見的只是會客室的斜半面，左牆有兩扇向外凸出的長窗，凭窗眺望，是個花園。牆角有通臥室的門，右牆的正中，有一壁爐，在爐右數尺開一敞門，上面掛着絲絨的門帘。門外是一條狹窄的甬道，一頭通廚房及僕室，一頭通大門。林櫻顯然是剛挪進來，室內的傢具，還沒有擺在適當的地位；地上，桌上，沙發上亂堆着許多箱籠雜物，門口蹲着十幾隻大小不等的花籃。

開幕時，一個老媽子站在椅子上，正在懸掛和門帘一色的窗帘。她剛把窗帘掛上，門鈴忽振，她急忙出去開門。

外面來人聲 這兒姓林麼？

張媽聲 是的。

來人聲 我們是華新公司送貨來的。

(接着送貨人拿着一架立燈跟老媽子到敞門口。)

張媽 (邊走邊叫) 小姐，華新公司送燈來了。

(林櫻自臥室出來，手裏拿着一個套上一半枕套的鴨絨枕。)

林 啊。這一定是賈先生送來的。(放下枕頭，自反夾中取出一張鈔票給老媽子) 張媽，你給他。

(張媽把錢付給送貨人。)

送貨人 謝謝！(下)

(張媽去關門。林櫻摩挲着這燈。)

張媽 (拿起燈) 小姐，攔那兒？

林 先攔這兒再說。(拿了枕頭走向臥室去)

(張媽把燈撥入來，一不留神，把茶几上一張照像框子碰倒在地上，拍的一聲，玻璃跌得粉碎。林聞聲迴步，趕緊拾起來。)

林 (惋惜地) 咳！你怎麼一點兒不小心！

張媽 這個燈座兒太長——

林 快把碎玻璃掃了。

張媽 哎。(到牆角拿了箕帚，掃除碎玻璃)

林 (向照像懂壞了一會，然後把它交給張媽) 你待會兒把框子送到鋪子裏去，配一塊玻璃。

張媽 哎。(接過匣子一看)啊！我們高先生有一張照像，跟這張一樣的。

林 這是我們三個人在北京西山照的。(拿回照相架)哦，我先把它拿了出來，別讓鋪子裏弄髒了。(取出照像，仍把匣子給張媽，她向四面一看，只有火爐台上最妥當，就把照像擱在那裏)來，我們先把這間屋子拾掇好了，一會兒也許高先生會跟蕭先生一塊來的。

張媽 哎。

(她們開始把雜物歸理起來，邊坐邊談。)

林 你在高先生那兒做了多久了？

張媽 六年不到，有五年了。

林 我跟高先生說了，讓你在這兒長做下去，你願意嗎？

張媽 別的都沒什麼，我倒是看見你們蕭先生害怕。昨兒個他在咱們那兒，發那麼大的脾氣，嚇得

我渾身都發毛。

林 你別害怕。他平常不是這樣的。

張媽 您不知道，起先他的脾氣還好點兒，後來您生了氣先走了，他跟我們高先生大吵一場，把桌

子拍得震天價響，把你們小姐都嚇哭了。

林 後來他怎麼樣？

張媽 後來他抱着小姐去睡覺，我在窗戶外頭看見他一個人在那兒哭——哭得才傷心哪！

(林默然。)

(電話鈴響。)

林 (拿起話機) 喂……哦，老高，你早呀。……我很好，昨兒我住在二姨媽那兒……我知道，我不應

該賭氣先走……我很後悔……可是老蕭的牛脾氣我真受不了。……怎麼？他一會兒就要來

麼？……也好，索性跟他澈底地把這樁事解決一下。賈月亭一會兒也要來，這部戲我到底拍不

拍，也得給人家一個答覆呀……這個你放心，只要老蕭不意氣用事，我決不會跟他鬧翻的……

……那麼你先來得了……一會兒見。(放下電話機，焦燥地)咳！我真不懂，老蕭爲什麼要這樣小題

大做，弄得滿城風雨地……恨起來，我什麼都不管！

(履聲窸窣，賈小亭挾着一盒裝璜非常講究的糖菓，捧着一束鮮花，興沖沖地進來。)

小 Hello, Miss Lin. Good morning.

林 賈先生，您早。

小 唉！您忘了嗎？昨天鄙人跟您說過的，別叫我賈先生，叫我——

林 Paul——

小 That's right!

林 (向張媽)你怎麼沒關大門?

小 大門關着，(要鎖鏈)我有鑰匙。

林 (愕然)哦!

小 聽說敵爸爸送您一個花瓶，所以鄙人特地給您買了幾朵 rose. 您喜歡 rose 嗎?

林 (微露厭惡)謝謝您。

小 還有一個盒兒 A B C 的 chocolate!

林 謝謝。

小 那只花瓶呢?

林 (從地上拿起一隻紙盒)在這兒。

小 我來。(打開紙盒，取出花瓶，轉身向張媽)Hullo! (張媽莫明其妙，只乾瞪着眼睛，小亭用食指招她) Co-
me here!

(張媽躊躇不敢上前。)

林 叫你來!

(張媽走過來，小亭把瓶交給她。)

小 去裝半瓶子水拿來。

張媽 哎！(捧瓶出門入廚房)

小 鄙人昨天有個 cocktail party, 來不及給您佈置, very sorry!

林 你別客氣。

小 讓鄙人先佈置您的 bedroom, 好麼(脫了上衣)

林 臥室我已經拾掇好了!

小 Oh! I see這間也差不多了.....(向四面一看) Let me see這張沙發還要挪後

點兒。(剛要動手)

(張媽捧花瓶入)

小 啊!花瓶來了。(忙把花插入瓶中,置瓶小几上)攔在這兒,您看好嗎?

林 很好。(向張媽)倒茶!

張媽 哎。(下)

小 (突如其來)您喜歡跳舞麼?

林 不喜歡。

小 跳舞是社交的必要條件,很有意思。.....今晚上鄙人請您去跳舞好嗎?

林 對不起,我拍戲的事還沒有解決,心裏直覺得煩,我不去了。

小 可是晚上您一個人待在家，不太寂寞嗎？

林 不，我可以看看書——

小 (湊近去) 啊！那麼鄙人就陪您看書，好嗎？

(門外脚聲，小亭回顧，只見賈月亭立在敞門口。)

小 (慌忙站起來) 爸爸。

賈 (瞪了小亭一眼，然後含笑向林櫻拱手) 林小姐，恭賀您喬遷之喜！

林 謝謝您，送了這麼許多東西——

賈 一點小意思，您別見笑。

林 您太客氣了。……請坐。

賈 您不招呼。(回頭向小亭) 你到這兒來幹嗎？

小 呃……呃……我是來給林小姐佈置房間的。

賈 放屁！叫你昨天就把房間佈置好的，你這會兒來幹什麼？

小 (不敢做聲)……

林 (拿起糖盒) 您別怪他，他是——(她正要往下說)——送糖來的！

小 (慌忙向她招手)……

林 (馬上改口) 哦！您請坐呀……吃點兒糖。

賈 不客氣。(回頭向小亭) 你還站在這兒幹嗎？給我滾！

小 是爸爸！(嚇得屁滾尿流地往外就走)

賈 慢着！

(小亭陡然止步，畏意地走回來。)

賈 把這兒大門鑰匙還我！

小 是爸爸！(捨不得，可又不敢不給)

賈 (拿了鑰匙) 你還等什麼？要我趕你走嗎？

(賈把手杖一揚，小亭邊躲邊跑，抱頭鼠竄而去，恰巧張媽捧了兩杯茶出來，險些被他撞了一跤。)

(張媽送上茶即退出。)

賈 (掏出一張請柬) 這是本公司董事長的請帖。

林 (接過來一看) 中午十二點……是今天的日子，這個地名兒我可不認識！

賈 在他公館裏，回頭我陪你去得了。(喝了口茶) 昨天晚上您跟蕭先生談判，結果怎麼樣？

林 他的脾氣非常固執，我跟他怎麼說都不行，老高勸他，他也不聽，反倒說了許多毫無根據，毫無

理由的話——

賈 他說什麼？

林 他說的都是些非常偏激的話，您聽了會生氣的。

賈 您儘管說，氣頭上的話，我決不見怪。

林 他對電影界的成見本來就很深——

賈 我記得他曾經寫過一封很長很長的信給老高，把我們電影界罵得簡直不成東西。他說：若要你拍電影，除非等將來電影界上了軌道，才談得到。這可是他五年前說的話。現在電影界比從前進步得多了，他自己也開始寫電影劇本了。寫劇本跟主演劇本，一樣都是為電影界服務；他自己可以寫「紅葉」，難道您就不能演「紅葉」嗎？……

林 (深聽其言) 他可以寫「紅葉」，為什麼我就不能演「紅葉」呢？……況且「紅葉」是他特地為我寫的……

賈 是啊！這是您的劇本，您的機會……(邊說邊開公文包把宣傳品一件件取出來) 您知道我已經準備化二十萬塊錢的宣傳費，給您來個空前的大宣傳(天花亂墜)！我要在全國的報紙、雜誌、畫報登滿了您的照像，跟您的宣傳稿；我要在全國電影院的廣告牌上貼滿了您的大幅廣告畫；我要叫全國的電影界睜大眼睛，巴巴兒地等着這顆新的大明星的出現；我要叫全國千千万萬的觀眾跟影迷想您，念您，愛您，崇拜您，從天涯海角寫信給您，在街上追着您，圍着您，在戲

館門口推着，擠着，搶着，要瞻仰您的美麗跟天才……（指着這一大堆的宣傳品）這個偉大的宣傳計劃，本來前天就開始了，可是蕭先生來了，跟您這麼一鬧，我只能把這個計劃臨時停頓。真對您不起。……昨天我跟老蕭說過了。無論如何，他不應該坐飛機趕來，鬧出這種大笑話的。這個我倒滿不在乎。因為我們請您來拍戲是雙方願意，簽了合同的。蕭先生無論怎麼鬧，我可以置之不理。……不過，林小姐，我絕對不願意叫你左右為難，傷了你們夫婦的感情。我寧可把整個攝影場停頓起來，等你打破這個僵局。……這部片子的命運，跟時代公司對外的名譽信用，我們只能都交給您了。

林 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力量——

賈 拜託，拜託（再逼近一步）不過，林小姐，您要記着，這是您發展天才，名利雙收的好機會。像這樣的機會，一輩子恐怕只有一回。……（一臉的誠懇）不怕您生氣，您今年已經二十五歲了，這種機會您錯過了是不會再來的，林小姐！

林 我知道……（煩燥地走開去，又回轉身來）可是，我老實跟您說，我不知道怎麼樣才能夠打開這個僵局。……我們夫婦跟老高的關係，您是知道的。別的我都不在乎，我可萬不能讓老蕭對老高發生誤會。……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的心好像在油鍋裏頭煎着。……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賈 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路是馬上跟着蕭先生回北京，做一輩子的賢妻良母……不過，您得忘記您曾經有過一個發展自己天才的好機會，您甚至於得根本不承認自己有天才。要不然您總有一天要後悔，要恨自己，恨蕭先生，甚至於恨老高的……這條路您願意走嗎？

林 (躊躇地) 我——

賈 (逼着問) 您不會後悔嗎？

林 (低頭不語)……

賈 (臉上微露一絲笑) 我知道您不願意……您要後悔的，是不是？

林 ……

賈 那麼您只能走第二條路了。

林 (希望地) 第二條路……我該怎麼走？

賈 (對她上下打量) 您能咬牙嗎？

林 我能咬牙！

賈 (懷疑地向她搖頭)……

林 要不然，我怎麼會跟您到上海來的呢？

賈 這一次可不比那一次，您得真的咬牙，一定要拍「紅葉」！不管蕭先生鬧得多兇，您萬不能改

了主意！

林 可是，老蕭的脾氣——

賈 我知道他的脾氣——

林 要是我們兩個人都不肯讓步，鬧翻了……這可怎麼辦呢？

賈 (笑着) 噯……噯……鬧翻算得了什麼？那一家夫妻沒有個拌嘴吵架的？牙齒跟舌頭

還要嚼痛哪！鬧翻儘管鬧翻，夫妻還是夫妻。等到事情過了，氣也平了，兩口子的感情也許比沒

鬧的時候還要好呢……噯……噯……噯……

林 (想了想) 我看老蕭這一次的鬧，可不比往常……

賈 我們男人，都是這樣的，在火頭上兒，我們跳得八丈高，像個剛放出去的炮仗。等到藥性一過，拍

的掉下來，只剩半截破紙包兒，您把它踹在腳底下，它都不會哼一聲兒！

林 (將信將疑) 老蕭的個性……您也許不知道。

賈 我怎麼不知道？他是個死心眼兒，是不是……您放心。這個好對付……前天我預付給您的三

千塊錢，您給他看了沒有？

林 沒有……錢，他是不希罕的。我把這筆錢給他，他也不會要。

賈 就算他不要錢，他也得吃飯，穿衣服……你買點吃的穿的給他，他也不要嗎？

林 這個我早就想到……我已經買了幾樣東西，預備送給他的。

賈 啊！您已經買了？……買的什麼東西？

林 您瞧瞧。（打開一個小包）

賈 （拿起一個小錦盒）啊！一套墨水筆跟鉛筆！

林 他常用的一枝太舊了，老漏水——

賈 這個他一定喜歡。（再開一盒）唔，一只手表很好，很好（另打開一個大包）這是什麼？

林 這一盒都是玩具，給我們小雲玩的！

賈 （拿起一個布洋娃娃）啊！這個洋娃娃好看極了！

林 也是給小雲的。這個臉跟小雲很像，我一看見就扔不開手了。

賈 （非常滿意）回頭您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們，蕭先生心裏一高興，就什麼都沒有了。

林 要是他還像昨兒那麼固執呢？

賈 怕什麼？大不了跟他鬧翻了，他回北京去，你拍你的戲。等到戲拍完了，你回家去，他看你好好兒的，既沒有變心，又沒有變壞，清清白白地還是跟從前一樣。到那時候，他除了向您賠罪認錯，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林弄着手中的洋娃娃，默然不語。）

(門鈴響，林櫻微微一震，張媽出來應門。)

賈 也許是惲景堯，我約他到這兒來的。

(惲景堯自外入。)

惲 賈先生……林小姐，您早。

林 您早。

賈 (向林) 您不用招呼。時候不早了，您先去換好衣裳吧。我還有事跟景堯談。

林 (向惲) 那麼您請坐會兒。(走入臥室)

賈 那篇稿子登出來了嗎？

惲 前兒發稿的時間太晚了，今天才登出來。(自皮包中取出一份小報給賈) 您瞧瞧，這個標題怎麼樣？

賈 …… 嗚…… 嗚…… 好一個「醋溜紅葉記」…… 虧你挖空心思，想得出來！

惲 (得意地) 不是我給自己跑香檳，這個標題又香艷，又桃色，又醒目，又挖苦。蕭寒看了這篇「醋溜紅葉記」要不氣得頂門上冒烟，才怪呢。

賈 蕭寒頂門上冒烟不冒烟，現在已經不成問題了。

惲 怎麼他已經表示同意了嗎？

賈 他還是不肯通融。可是，我對於她（指着臥室）已經有相當的把握了。

憚 她不是答應今天給您確實的答覆嗎？

賈 一會兒老高跟蕭寒就要來跟她開談判，也許在午飯以前，就可以有結果了。

憚 要是談判之後，林櫻決計跟蕭寒回去呢？

賈 那沒這麼容易！合同在我手裏；她要回去，我可以不讓她走，我可以到法院裏告他們夫妻違反契約，要求他們賠償損失。……喘……喘……喘……

（門鈴響，張媽出來開門。）

賈 （把小報藏在身邊）大概是老高跟蕭寒來了，我們走吧。

（高士奇自外入，憚賈起立。）

憚 啊！老高你來了！

（高與憚賈招呼。）

賈 我們剛要到公司去。

高 林櫻在家嗎？

（林自臥室出來。）

林 我剛進去換衣裳。

高 你要出去？

賈 董事長請她吃午飯，這是不能不去的。（向林）我現在要到公司去一趟，準十一點半來接您一塊兒去。

林 好的。

賈 （向林）那麼我們走吧。（向林高）一會兒見。

高林 回見。

（賈懂下，大門開着沒關。）

林 老蕭怎麼還不來？

高 他去買火車票，一會兒就會來的。

林 買火車票？

高 嗯。他要你今天跟他一塊兒回去。

林 （氣憤地）要我回去，先得徵求我的同意。先買火車票有什麼用？我頂恨人家對我用專制手段。他想強迫我回家，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高 買火車票不一定就是強迫你回去呀。你何必這麼氣憤哪？

林 你不用爲他辯護！（嘲笑地）我看你還是給你自己辯護吧。他不是對你很懷疑嗎？

高 我不需要爲自己辯護。我問心無愧，辯護也是多餘的！

林 可是你爲什麼當着他口口聲聲勸我回去？這不是爲你自己避嫌疑？爲你自己辯護嗎？

高 我勸你回去，那完全是爲你們的幸福着想，決不是——

林（搶白，以嬉笑怒罵出之）多謝你這番好意，高先生，要不然我跟老蕭也不至於鬧得這麼僵呀！

（高氣得半晌說不出話）

林（看他瞪目結舌，索性再嘲笑他）噴……噴……噴……

（高無法再忍，勃然走到壁爐前，拿了帽子，轉身就走）

林（移身至敞門口攔住他）怎麼我的話，說錯了嗎？

（高默然不答，然後舒了一口氣，頹喪地走到沙發後）

林 我得罪了你嗎？……你說呀！

高（滿腹牢騷）我還說什麼呢？這兩天我招的是非，受的冤氣，還不夠嗎？（奔放出來）爲了你，張玉華

頭一個罵我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接着是賈月亭怪我拒絕導演，以爲我是故意跟他搗蛋；昨

晚上，老蕭口口聲聲說我是罪魁禍首，甚至於衝着我拍桌子……這些個我都可以咬咬牙，忍

住這口氣……現在連你都疑心我，埋怨我，笑我，罵我，我何必再待在這兒，替你們頂炭箕子哪！

林 可是，昨天晚上在我最需要你幫我說話的時候，你爲什麼反而附和着老蕭？老蕭說我應該撕了

合同回去！你就說合同絕對不成問題；老蕭說，現在的電影界烏烟瘴氣，叫我潔身引退，你也說電影界怎麼腐敗，怎麼黑暗。他本來就成見很深，再有你在旁邊附議，你想他還肯讓我拍電影嗎？

高 那麼你要我怎麼說話？

林 我要你當着老蕭的面，幫我說話。

高 怎麼樣幫你說話？

林 比如我說：我應該爲自己找一條出路，你就說電影是一條正當的出路。……我說現在的電影界並不像老蕭想像中那麼黑暗，你就說電影界儘有潔身自好，振作有爲的人……

高 我明白了！你要我竭力勸老蕭讓你拍電影，是不是？

林 (點頭)

高 那麼你放心。我可以不避嫌疑，盡力地勸他，……不過，我要你答應我三件事。

林 要我答應你三件事？

高 (點頭)

林 什麼事？

高 第一，你得答應我只拍這一部片子，拍完了，你立刻回去。

林 這個我可以答應。

高 第二，你得答應我，除了事實上必需的敷衍之外，不許讓賈月亭之類的人向你獻殷勤！

林 可是，人家的好意，我總不能一概拒絕呀。

高 你以為他有好意嗎？老實告訴你，他請你來拍戲，並不是為電影界發掘新人材，他不過是為自己找一棵搖錢樹，為自己找色情的對象。他表面上對你非常恭敬，心裏在打算着怎麼在你身上發一筆財，怎麼引誘你吞他色情的鉤子。他向你獻殷勤，送東西，請你吃飯，跳舞，這就是他鉤子上的香餌，是他向你進攻的第一步。

林 他真的對我不懷好意嗎？

高 你不信，張玉華就是個榜樣。

林 我想，我還不至於像張玉華那麼容易受騙吧！

高 這個我們先不談，你能答應我的第二條嗎？

林 (敷衍地)好，我答應，我答應……

高 還有第三條：回頭老蕭來了，你得平心靜氣地跟他情商……

林 這不用你說，我連送他的東西都買好了。

高 東西他倒不在乎，重要的是你……你不應該瞞着他到上海來拍戲……你應該得到他的諒

解。無論如何，不能跟他鬧翻。你能答應嗎？

林 要是他一味地強詞奪理，不近人情呢？

高 你先別管他，你說你能答應我嗎？

林 我可答應你。不過——要是他跟我鬧翻，這個責任，可不在我身上。

高 那麼這三件事，你都答應了。你可別忘了！

(老蕭攜小雲自外入。林高二人正在說話並沒覺得。)

林 你也別忘了，回頭你得幫着我說話。

高 嗯。(裝好了一斗烟，回頭取火柴，驀見老蕭跟小雲站在敞門口)呀，老蕭！

林 (愕然回顧，好像跟自己說話)老蕭！

雲 媽！(跑到林身邊去)

蕭 (向高)對不起，我在旅行社等了半天，來晚了。

高 我也剛到。(遞香烟盒給他，他拿了一枝，點着了，坐下。)

(高也坐下。)

蕭 林 (握着小雲的手)小雲，你的手冰涼的……(向老蕭)你給她穿得太少了。(檢視小雲垢膩的臉)哦。

(張媽倒了杯茶出來。)

林 張媽，你陪她到房裏去，給她好好兒洗個臉，把我的絨線背心給她穿上了。小雲，你跟張媽去，乖兒地洗個臉，穿上背心，一會兒出來，媽有好東西給你玩兒呀。

雲 嗯。

張媽 來吧。(拉着小雲入臥室)

蕭 (邊吸煙，邊向四面看看) 這就是她的公寓麼？

高 哎。

蕭 (話中有話) 怪不得這麼講究。

高 (用話岔開) 你火車票買着沒有？

蕭 買着了。(掏出車票) 滬平通車的票子，下午四點鐘開車。後天上午一點二十九分到北京。

高 這未免太急促了。你既然到了上海，爲什麼不多玩幾天呢？

蕭 老高，你知道不是我來玩兒的。……況且學校裏我只告了五天假，今天不走就要過期了。(揚

着手中的車票向林) 你的車票也買了。要是你不願意走，還來得及退票呢。

林 (不憚地) 老蕭，你明知道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幹麼先把車票買了？這不是——

高 (曲突徒薪) 車票是可以退的，我覺得一點沒有關係。老蕭決不會故意買好了車票，強迫你走

的。

蕭 (冷笑) 你何必替我解釋呢。我可沒叫你幫着我說話呀。

(高林相視失色)

(小雲自臥室跑出來，張媽跟着)

雲 媽。我洗乾淨了。

林 我看看。(審視她的頭臉和兩手) 噯。這才像個乖孩子了。(拿起玩具盒) 這是給你的。

雲 (自盒內取出一輛自動小汽車，驚喜地) 啊！一輛小汽車！(林替她旋汽車發條) 爸爸，你瞧！

蕭 (正在和高談話) 噯。(接着談)

(小雲把汽車放在地上，汽車向敞門駛去，她也跑過去)

林 (把另一個紙盒打開，取出洋娃娃) 小雲！

雲 (回顧，眼睛放出驚喜的光芒) 啊！洋娃娃！(撇下汽車，跑到林跟前，把洋娃娃抱在懷裏)

林 (指着洋娃娃) 喜歡嗎？

雲 喜歡！

林 給爸爸看看。

雲 (拿洋娃娃遞給蕭) 爸爸！

林 (向蕭)像她嗎?

蕭 很像。

雲 我瞧瞧。(拿在手裏)你也給她織一件絨線背心好嗎?

林 媽會給她織的。(撫她的頭)好孩子。你抱她到裏頭去玩兒吧。媽還有事呢。

雲 哎。(抱了洋娃娃,拾起汽車,跟張媽入臥室)

(老蕭與老高的談話,現在可以聽得清了。)

蕭 ……這個話,我絕對不能相信,她要是真的爲自己找出路,爲自己的天才謀發展,那是正大光明的,她又何必假裝着到蘇州去看母親,瞞着我到上海來呢?……(痛心地)她既然要瞞我,

可見得她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了。

林 老蕭,你真的以爲我有什麼難言之隱?

蕭 這還用我說嗎?滿上海都知道了。

林 什麼事滿上海都知道了?

蕭 (掏出一張小報)你還不知道嗎?把小報遞給她)

林 (拿報諦視)啊!醋……溜……紅……葉……記!

高 什麼?

蕭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櫻，你就瞞過了我，也瞞不了別人呀！

林 這種謠言，都是你招出來的！

蕭 (憤然作色) 我招出來的？

林 要不是你坐了飛機趕到上海來，何至於鬧得這樣滿城風雨！

高 (慌忙從中排解) 唉！你何必說這種話呢？……老蕭，你也不要意氣用事。這種報上的無稽之談，難道你也會相信嗎？

蕭 它說得頭頭是道，我爲什麼不相信？

高 你沒聽見她說，這是謠言嗎？

蕭 唉！你還沒看報，怎麼就知道這是謠言哪？

林 頭腦清楚的人，不看就知道這是謠言——

高 我瞧瞧是甚麼？

林 你不用瞧。報上的大意思：我們是三角戀愛的主角。它說我這一次秘密到上海來跟你相會，不料讓老蕭知道了，特地從北京飛到上海，三個人，在攝影場大鬧了一場，鬧得時代公司只能把「紅葉」暫時停拍。你瞧，這種謠言，他都會相信，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蕭 你說這是謠言，可是你拿不出一點事實來證明它是謠言。這不是更可笑了嗎？

林 「紅葉」暫時停拍。你瞧，這種謠言，他都會相信，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蕭 你說這是謠言，可是你拿不出一點事實來證明它是謠言。這不是更可笑了嗎？

高 你知道纓是愛你的，這不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嗎？……老蕭，你應該信任她！

蕭 你知道我向來對她是絕對信任的——也許是太信任她了——所以她說到蘇州去看母親，我一點沒有懷疑。但是第二天北京報上就登了她到上海拍戲的消息。我起先還以為是謠言，後來我的表弟劉晉卿證實了這個消息，我才知道這是真的。（言之痛心）我趕到上海來，滿希望她至少可以把這事的經過情形，坦白地告訴我，可是她說來說去，總是「爲自己找出路，」

「爲自己謀發展」這一套空話——

高 這不是空話，她的確是想在電影界謀發展——

蕭 她發展得未免太快了吧！我知道她是空着手到上海來的，一共還不到五天功夫，片子還沒有開始拍，可是她住的房子，已經講究起來了，這就是她所謂的發展嗎？

林 房子是公司給我找的。

蕭 （嚴厲地）電影明星的工作，是在攝影場拍影戲，不是在公寓裏做把戲！

林 （氣得臉都白了）老蕭你當我是什麼東西？……你太欺負人了！……（氣往上海，幾乎喘不過來）你

——你跟我出去！

蕭 不用你趕，我本來就要走！（起身就走）小雲！

（小雲挾着洋娃娃，邊應邊跑出來。）

高 (急忙上前攔住老蕭) 老蕭! 你不能走!

蕭 你不用攔着我!

高 唉! 你這是何苦呢? (把他半推半拉地勸回來)

(小雲看見這種情景，嚇得跑到林櫻身邊，林櫻正在落淚。)

雲 (拿手帕給媽擦淚) 媽媽!

(林櫻不語，一手擦淚，一手摟住小雲，老蕭和老高也默然無言，室中寂靜，只聽見林櫻低低地啜泣。)

雲 (其聲也哀) 媽媽! 你不要哭…… (但她自己倒哭起來了)

林 (聲淚俱下) 小雲!

(母女抱頭對哭。)

高 (走過去撫摸小雲的頭髮) 小雲，快別哭!……你這麼一哭，你媽媽更要傷心了!

(雲不語擦淚。)

高 (蹲下去，和小雲對面說話) 好孩子，你明白嗎?

雲 (點頭)……

高 那麼聽高伯伯的話，到裏邊玩兒去吧。(站起來)

雲 嗯。(向臥室走去)……

蕭 (向小雲) 來, 小雲!

(小雲走到老蕭跟前, 老蕭拿手絹給她擦淚。)

高 (向林) 你忘了剛才答應我的三件事嗎?

(蕭聞言陡然回頭。)

林 (尚有餘淚) 我沒忘!……可是, 你答應我的事, 你倒忘了!

蕭 (站起來, 走到老高身旁) 老高, 咱們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老朋友, 我想請求你一件事情, 你能答應嗎?

高 (驚疑地) 只要我做得到, 我當然可以答應。

蕭 十年以前, 我們在西山過夏, 我曾經跟一個老道士學過摸骨相法, 你還記得麼?

高 我記得。

蕭 我學會了摸骨相法, 曾經跟你相過一次, 你記得嗎?

高 我記得。

蕭 那麼我請求你, 讓我再相你一次。

高 (踉蹌不安地) 你這是爲什麼?

蕭 因爲我從前斷定你是個非常忠實, 非常義氣的朋友。我現在要仔細地再相你一次, 看看我從

前的判斷是否完全錯了！

高 (泰然) 好，那麼就請你仔細地相吧。

蕭 你請坐。

(他們對面坐下，老蕭開始閉目凝神地摸老高的雙手)

(小雲不懂他們在做什麼，只覺得情形很嚴重，她悄悄地走到母親身邊)

雲 (悄悄地) 媽媽，爸爸在做什麼？

林 她在給高伯伯摸骨看相！

雲 摸骨看相是什麼？

蕭 哇！掌平骨柔，指長節圓，很好……

雲 爸爸幹什麼——？

林 (比着手勢) 別作聲！(拉小雲入臥室)

蕭 讓我摸摸你的頭骨。(摸高的頭，搖頭嘆氣) 咳！我真不懂！要不是你的骨格生得比衆不同，那就

是摸骨相法根本不靈驗。……照你的骨相而論，你跟從前一樣，還是個又忠實，又義氣的朋友。

可是照你的行爲而論，你非但對朋友不忠實，沒義氣，你甚至於可以背地裏出賣了朋友！

高 (勃然變色) 老蕭！你說的什麼話？

蕭 (冷笑) 難道我說錯了嗎?

高 爲了友誼，我可以忍受你的怪脾氣！我可以任憑你誤會，埋怨，甚至於謾罵！可是我不能讓你隨便侮辱！

(林櫻自臥室出來)

蕭 你覺得這是侮辱嗎？我先問你，在我走進這間屋子以前，你跟她在商議什麼事？

高 (漲紅了臉) ……我們所談的……並沒有不可以告訴你的事……我可以發誓，都是對於你有利的事！

蕭 既然是對我有利的事，我倒要聽聽。

高 櫻，請你把我要你答應的三件事告訴他。

林 嗯……

蕭 (向高) 這三件事我要你說！

高 好！我說……第一，我要她拍完了「紅葉」就回北京。第二，我要她提防着賈月亭，不要受他的引誘。第三，我要她平心靜氣，千萬不要跟你鬧翻。

蕭 (不信地) 還有你答應她的事呢？

高 呃……我答應她……

蕭 不這個我要她說！

林 (先與高四目相視)我……我要老高忍耐一點，不要跟你言語衝突。

(高想用手勢叫她說實話，可是已經太遲了。)

蕭 (冷笑)哈哈……哈哈……你們以為我不知道嗎？老實告訴你們，我一進門就聽見了我來的時候，以為你們也許有誠意要跟我商量一個兩全的辦法，誰知道你們一味地撒謊，欺騙，在背地裏防備我，算計我，愚弄我！

高 我承認她纔剛說的不是真話，可是只有這一句。你不能够因為這一句話，就把其餘的話一齊抹煞呀！

蕭 得了吧，老高！在幾分鐘以前，我還不知道櫻為什麼要瞞着我到上海來。現在我可找到了一個毫無疑問的結論了！

高 老蕭，假如你懷疑我跟櫻有什麼曖昧的意思，那麼你是完全錯誤了！

蕭 事到如今，你何必再說這種口不應心的話呢？

(小雲自臥室出來，見狀愕然癡立着。)

林 老蕭，你這樣強詞奪理，無中生有，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

蕭 啊！「不能再忍受了！」這才是你第一句的真心話！三角戀愛本來是很容易發生變化的，我們

的三角，當然也不在例外；六年以前，你選中了我，撇開了他；現在你既然後悔了，不能再忍受了，那麼就請你在我們兩個人中間，重新再選一次（向高）來呀！老高！

高（勃然大怒）你的侮辱我已經受得夠了（轉身就走）

蕭（拉住他）你不能走！

（小雲嚇哭了，牽着母親的衣裳。）

林（挺身上前）撒手（向高）你也別走！今天我們索性來結算一下（向蕭）你不是要知道我爲什麼到上海來嗎？

蕭 我已經知道了！

林 你不知道！……你以爲主使我來的是他，是麼？告訴你吧，這並不是他，也不是賈月亭，是另外兩個人：一個是「虛榮」，一個是「錢」！

（老蕭做了一個不信的手勢。）

林 這句話我昨天就告訴你了，可是你不信——

蕭 我現在還是不信！到死都不信！

林 那麼你大概也不會相信我還是跟從前一樣地愛你吧？

蕭 愛情是無條件的（摸出車票）這兒有你的車票，你要是真的愛我，那麼你就該拋棄一切，跟我

回去！

林 你說愛情是無條件的，跟你回去，不就是一個條件嗎？……老高，你倒評評這個理！

高 不過，爲你們的幸福着想，我絕對主張你跟他回去。

林 不，假如幸福是需要我絕對服從丈夫的，我寧可不要這種幸福！

蕭 假如幸福是需要我順從妻子的，我也寧可不要這種幸福！

高 這不是爭取幸福的態度。幸福是需要雙方互相諒解，互相遷就的。

林 可是我不能永遠遷就他！爲什麼他就不能遷就我呢？我們過去五年的生活情形實在太清苦了。

蕭 菜飯飽，布衣暖，我覺得我們過得很快活。

林 可是小雲不能有這個洋娃娃，跟這輛汽車，你也不能夠有這枝筆，跟這只手錶。（把筆跟金錢遞給他）這是我給你買的，你喜歡嗎？

蕭 （激怒了他男性的自尊心）我不希罕你用出賣自己的錢買來的髒東西！（推開她的手）

林 你不要，可是你不能叫小雲也不要！

蕭 我不許小雲要這些東西！

林 （蹲在小雲跟前）好孩子，這是媽給你的，你要的，是不是？

蕭 (專制地向小雲) 你不准要!

林 你儘管要!

(小雲一手抱着洋娃娃, 一手想拿汽車, 但又不敢拿。最後她受了媽的鼓勵, 正在俯身拿汽車, 忽然聽得一聲吆喝。)

蕭 小雲! (一脚踢開汽車, 一手抓住小雲)

(小雲嚇得放聲大哭)

高 老蕭!

林 (被老蕭嚇了一跳, 重又振作起來) 你沒有權利禁止我給她東西!

蕭 (幾乎瘋狂地) 我非但要禁止你給她東西, 我還要禁止她跟你見面!

林 你沒有這個權利!

蕭 我沒有這個權利! 孩子是我的! 從今以後, 我們一刀兩斷! 小雲, 我們走!

高 老蕭你瘋了! (剛要上前搶救)

林 (一把抓住老高) 隨他去!

蕭 (走到敞門口, 發現小雲還抱着洋娃娃, 他暴風似地把洋娃娃搶過來擲在地上, 再給林樓一句臨別贈言)

我永遠不要再看見你! (曳着小雲往外就走)

雲 (一邊掙扎，一邊號啕大哭) 我不要去呀！……媽！我要媽呀！

高 (掙扎不脫) 櫻！讓我叫他們回來！

林 (強裝好漢) 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決不勉強他！(淚在睫上)
高 你別裝好漢！你愛老蕭，你愛小雲，你要後悔的！

(小雲遠遠哭叫「媽」)

高 你聽！這是你親生孩子的聲音！快追上去，再遲就來不及了！

林 (不能再忍，淚下霑襟) 你——你陪我去！

(他們剛衝到敞門口，賈月亭，譚景堯，柳金，徐倫等邊說邊笑地走進來，林高突然停住)

賈 林小姐，他們已經坐了我的汽車走了！……嗚……嗚……嗚……

林 (愕然) 哦！(低低地告訴自己) 他們已經走了！(俯身拾起洋娃娃，倒在沙發嗚咽啜泣)

——幕徐下——

第
三
幕

第三幕 第一景

三年後，在林櫻公寓的會客室。

將近陰曆年底的某一個上午，時間不過十一點光景，可是窗外一天風雪，陰霾得已如旁晚。會客室中的佈置比三年前修麗得多了，小半桌上擺着各色不同的洋酒瓶，屋角立着一個精緻的外國烏籠架。壁爐裏的煤塊燒得紅紅地像一堆未經雕琢的紅寶石，暖和得連小哈吧狗都懶洋洋地寧可撒下了半盆牛奶，爬上沙發去睡覺。

從這許多方面觀察，精細的觀衆可以推想而知林櫻的物質生活雖已盡享受之能事，她的精神生活却暗示着寂寞和空虛。

開幕時張媽坐在爐旁，小几上堆着洋錢和紅封袋，她正在包年底的賞封。林櫻穿着一身鮮豔的睡衣，敞着一雙高跟拖鞋，手裏抱着小雲留下的洋娃娃，正在那裏出神。

林（發現了洋娃娃衣服上一個蛀孔）哎喲！張媽，洋娃娃的衣服怎麼蛀了個小窟窿了？

張媽（點着頭，傷感地）唉！小姐，三年多了，快四年了。慢說是件衣裳，日子久了石頭還會爛呢。……

林 (惘然) 三年多了……她……今年八歲了。

張媽 誰？

林 小雲。

張媽 是啊，算起來，整整的八歲了。小孩子長得快，您就當面見了她都怕認不得了。

林 (惕然，半晌不語) 張媽……(欲言又止)

張媽 嗯？

林 你說……她還認得我嗎？

張媽 那可說不定，聰明點兒的孩子也許還記得。要是我們鄉下的笨孩子呀，半年不見，就認不得人了。就拿我的兒子阿士說罷，他九歲的時候還糊塗哪。有一天，我到鎮上去吃喜酒，開了一個面，換了身新衣裳，他看我改了樣兒，直對我乾瞪眼，簡直地認不得了。

林 (對鏡端詳) 你看我改了樣兒了嗎？

張媽 (對她看着) 唔……比三年前可大兩樣了。

林 (拿火爐台上的三人合照和自己鏡中的影子對比) 啊，相差得太多了。(突然回身) 要是小雲在街上碰着我，她會知道我就是她的媽媽麼？

張媽 我看八成兒她不會認得您了。

林（愀然俛弄洋娃娃低低地向自己訴說）她不認得我，我也認不得她……縱然相見，也跟陌路人一樣（眼圈一紅，呆呆地望着遠處）……她——不知道長成個什麼樣兒了。

張媽（估量地）唔……八歲的孩子，至少也該有這麼高了（用手比着高矮）。

林（點頭）可是……我想她一定瘦了，蓬頭垢臉地不定糟成個什麼樣兒呢。

張媽（安慰地）不會的……好歹還有蕭先生照顧着她呢。

林 唉！你不知道，蕭先生是不會照顧孩子的，他自己的飢飽冷熱都得別人替他當心呢。你忘了，大前年我跟他鬧翻的那天，我教你給小雲洗臉嗎？

張媽（想起來了）嗯，那天她就甭提多麼髒了！我跟她洗了兩盆臉水，才洗乾淨哪！

林 你想，她離開我不過九天功夫，就弄得那麼髒了，現在快有四年了，誰知道她糟得像什麼呢？

張媽 這可不能怪蕭先生，天下的烏鴉一般兒黑，做爸爸的誰會照顧孩子來看？說起來，到底是沒媽的孩子命苦！

林 她並不是沒媽，可是現在她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

張媽 我說蕭先生的脾氣也太古怪點兒了。他跟你鬧翻了回北京，驚扭一陣子也就算了，犯不上把學校裏的事情都辭了，帶着孩子就走，連信都不給你捎一封呀。

林 他就是這個怪脾氣，弄擰了，你怎麼也拗他不過來，做錯了，他就索性錯到底。

張媽 (點頭太息) 論脾氣呢，他是不好，不過我看他的心，倒真是阿彌陀佛的好心。雖然他鬧翻之後，連頭都不同一回，他心裏還是向着您，他總有一天回心轉意，要找您回去的。

林 他到那兒去了我都不知道。……這三年中間，我託了多少人打聽，也打聽不出他跟小雲的下

落。他的老家在安徽，可是他並沒回老家去。他……他又沒錢……

張媽 您放心。老天爺是不會虧待好心人的。

(門鈴響。)

張媽 這準是高先生來了。

林 他到杭州去拍外景，還沒回來呢。

(張媽去開門。)

門外人聲 (上海白) 回單敲個圖章。

張媽 (持信上) 小姐，一封快信。

林 啊！是我媽來的信！

張媽 圖章呢？

林 (撕下回單給張媽) 圖章在梳粧台抽屜裏。

張媽 哎……我說索性連年底的賞錢也給了他吧。

林 (邊說邊拆信) 好, 你瞧着給吧。

張媽 哎。(走入臥室)

(林櫻抽出箋紙, 開始看信, 張媽蓋了圖章, 自臥室出至門口)

林 (興奮地) 張媽!

(張媽還未及答應, 只聽郵差的聲音)

郵差聲 四只角子忒少啦! 客氣點好哦!

張媽 人家給兩毛的還有哪!

林 張媽! 你快來呀!

張媽 小姐, 您瞧, 給他四毛錢還嫌少呢!

林 (雀躍地) 給他四塊錢!

(張媽驚愕)

林 (攪了凡上四塊錢交給張媽) 你瞧! 他給我帶喜信兒來了!

(張媽膛目不解)

林 快去給他!

(張媽莫名其妙地向外跑去)

林 不給他十塊錢！又拿了十塊錢跑到門外去給郵差！

郵差聲 忒多嘍……

林聲 沒關係。

郵差聲 謝謝儂。

（關門聲。）

張媽 （在做門口瞪眼看着）小姐，您怎麼了！

林 （走進來）啊！蕭先生有消息了！

張媽 （驚喜地）真的？

林 我媽信上說，上月二舅媽到杭州去燒香，看見廟裏牆頭上有蕭先生題的字，他就跟和尚打聽蕭先生的下落，據和尚說，蕭先生時常到廟裏找老和尚下棋的。

張媽 哦！原來蕭先生在杭州！

林 嗯……可是二舅媽沒有問他們蕭先生住在那兒。我得親自到杭州去打聽。（眼珠一轉，躊躇地

走到電話桌前，拿出一張火車表來翻閱）明天上午七點鐘，有一班特別快車，我想趁這趟車去。（用

一枝橡皮頭的鉛筆指着表上某行）

張媽 可是新片子明天就要開拍了，您怎麼走得了呢？

林 不要緊。高先生還在杭州拍外景，導演沒回來，怎麼能開拍呢？（忽然想起）啊！對了！……索性今天趕到杭州，叫老高陪我一塊去找蕭先生吧！（興奮地翻閱火車表）啊！今天下午兩點四十五分

有一班火車。（看手錶）還有三個半鐘頭，儘管趕得上。……快拿我的手提箱來！

張媽 哎。（轉身就走）

林 還要我的替換衣服，手巾，牙刷，那些東西……

張媽 哎。（跑入臥室）

林（咬着鉛筆的橡皮頭，想想還需要什麼）我瞧，還要什麼？……啊！（跑到電話機前，撥自動盤）喂……

華新公司嗎？……接童裝部。……喂，童裝部嗎？……我要一件小大氅……

（張媽拿手提箱及旅行用具出，聽見門鈴響，她放下了東西，出去開門，賈小亭持糖盒入。）

林（接着打電話）……厚呢的，皮子的都行，要合適七八歲的女孩子穿的……

小（把手一抬，算是打招呼的）Hi, toots!

林（不睬，接着說）不用送來，一會兒我自個兒來取。……沒別的了。（掛電話）

小 Good morning!

林（厭惡地）你說話怎麼總要夾着幾個外國字，叫你真的說洋文，你又說不上來，這是何苦呢？

小（矮了半截）你瞧，我一開口，就碰了你老大大一個釘子，得，得，那麼我就說您早。

林 可是，現在不早了，快吃午飯了，我的大少爺！

(張媽送茶上來。)

小 嚟，我不開口了，好不好？(鞠躬如也地獻上糖盒)

林 怎麼？……ABC的水菓糖？……你又跟我求婚來了嗎？

小 (點頭) Yeah.

林 (冷笑)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你們父子兩個這麼一相情願的！今天你來求婚，明天他來逼我嫁他，走馬燈兒似地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算起來也有二年多了，你們到底有完沒完呀？

小 怎麼會沒完呢？(一本正經地) 我教你一個法子，包管我爸爸不會再來追求你了。我可以 give

ranteo (拍胸)

林 什麼法子？

小 只要你在門口挂上一塊牌子，他就連門兒都不好意思走進來了！

林 挂什麼牌子？

小 你只要在牌子上寫着「Mrs. 賈小亭」就行了。

林 (恨恨地) 那麼等我挂了牌子你再來光顧吧！(把糖盒杵在他懷裏) 現在我請你出去！(舉手向門)

小 唉……唉……(涎皮涎臉地) 你別把我 kick out 呀！讓我坐五分鐘，我自己走，好不好？

林 我可沒功夫陪你扯淡，我忙得很！

小 沒關係。

林 (走過去整理箱子) 但願你爸爸冷不防闖了進來，你就乖乖兒地夾着尾巴往外跑了。

小 (剛喝了一口茶) Ah! 你的 tea 真好! 是汪裕泰買的吗?

(林不睬，自顧整理行裝)

小 你剛才打電話買小孩兒的大筆，是送給誰的?

林 我愛送給誰，就送給誰!

小 啊! 你在拾掇行李嗎? 你要到那兒去?

林 (厭惡已極) 我啊? 到東海龍王的水晶宮去，坐了飛箭到月亮裏去——你管不着!

小 (猴上來) 你到那兒，我也跟到那兒，咱們「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趁勢跪下來)

我的 angel! 可憐我求了，你已經快四年了。你再不肯 O.K. 我就在這兒跪一輩子不起來了!

(門鈴響，張媽出去應門。)

林 (頓脚) 這算個什麼樣兒! 有人來了，你還不起來嗎?

小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來，我也不起來!

門外賈月亭聲 小姐在家嗎?

林 哈哈！你跪着吧！你爸爸來了！

小 哎喲！（小亭嚇得臉都黃了，跳起來就往窗簾後躲起來，接着賈月亭進來。）

賈 （和林樓點頭招呼）林小姐！您好！

林 我沒什麼。你好麼，賈先生？

賈 還好！（看見手提箱）怎麼？你要出門嗎？

林 我想趁老高在杭州拍外景，我也去玩兒幾天。

賈 老高已經回來了。

林 哦，他回來了？

賈 早車回來的，我已經約好他到這兒來了。

林 啊！這可怎麼辦呢？我今天下午兩點，還要到杭州去哪！

賈 你明天去得了。

林 那麼你叫老高索性下禮拜開拍，讓我多玩兩天，好嗎？

賈 戲是明天一定要開拍的，不過你儘管可以多玩幾天，沒有關係。

林 （驚訝地）怎麼沒關係？第一場就有我的戲。

賈 （笑容可掬）不錯，林小姐，可是我已經找到一個新人給你代拍了……嗚……嗚……嗚……

林 (頂上起了個焦雷) 你找到了新人……給我代拍!

賈 (仍舊笑嘻嘻地) 嗯。她長得很漂亮，而且年紀也比你青啊。嗚……嗚……嗚……

林 (冷笑) 哼! 你想抄三年前的老文章，用對付張玉華的手段來對付我嗎?

賈 (奸笑地) 唉! 你何必說得這樣難聽呢? 林小姐，您是個大學畢業生，有智識，懂道理的，你總該知道新陳代謝是古今中外的天經地義，新的代替舊的，小的代替老的——您今年已經二十八歲了，林小姐。

林 演員是論演技的，不是論年齡的。璫瑪希拉快四十歲了，還在主演哪!

賈 不錯! 可是你別忘了，她的丈夫是公司的大老闆，她自己也是個老闆。你要是做了老闆娘，你就活到了八十歲還可以主演……

林 我並不想主演到八十歲，不過，已經決定了我主演的片子，你想隨便換人，那可辦不到!

賈 你不願意換別人主演，那很容易呀。(走近她) 林小姐，你該知道，我對你一片痴心已經三年多了，可是一直到現在，你對我總是愛理不理地，我向你求婚，你不答應，向你求愛，你又冷冰冰兒地一點兒不肯隨和……林小姐，你別當我是個老憨兒，洋盤。告訴你，我賈月亭在上海灘上混了幾十年，也算得起一個老油子，什麼樣兒的女人，我眼睛裏都見過。你是個聰明人，我用不着跟你假門假事地玩兒手段，咱們六門六開地索性來個乾脆! 身體是你的，公司是我的，你願意

嫁給我做二廠，我就讓你主演這張新片子，你不願意，我就換別人，咱們誰也不用抱怨誰！
(皮笑肉不笑地)林小姐，你說怎麼樣？

林 (冷笑) 哼哼！你的話倒也乾脆。可是，你別忘了，當初我跟我公司簽訂合同的時候，曾經加了這麼一條：決定由我主演的片子，除非得到我的同意，不能隨便換人。老實告訴你，這一條就是防備你玩兒手段的！現在你要換別人主演，請你先拿合同出來再說話！咱們誰也不用抱怨誰！(還他一個皮笑肉不笑) 賈先生，你說怎麼樣？

賈 (失聲大笑) 哈哈……哈……我的林小姐，你這麼聰明的人，還不知道嗎？(好像告訴她一個秘密似地) 合同不過是一張紙，雙方對勁兒，沒有合同兒也照樣可以合作，要是不對勁兒，你拿它擦屁股，還嫌上面多了幾個字呢！……喘……喘……喘……

林 怎麼？你不講合同？你想——

賈 (搶着說) 得了罷！趁早兒別提合同了！咱們還是說正經的：我要你嫁給我，你願意，不願意，一句話！

林 (輕蔑地上前兩步) 賈先生，你別太自信了。你可以哄我來拍戲，你可以想法子離間我跟老蕭，你可以對我玩兒手段，你可以違反合同——可是，你想逼我嫁你做二廠呀！……(狂笑) 嘖……

嘖……嘖……

賈 你不願意？

林 你連問都是多餘的！

賈 (做得滿不在乎) 好！一句話(拿起帽子手杖)

(門鈴響，張媽出去開門)

賈 我勸你仔細地想一想，別等到我換了別人主演再後悔！

(高士奇自外入)

林 你敢！

高 (愕然) 賈先生……櫻……這是怎麼會事啊？

賈 沒什麼。新片子的主角我想找別人演，特地來跟林小姐商量的！

林 不，老高他是來逼我嫁給他的！

高 嗯？

林 他說，要是我願意嫁給他做二廠，他就讓我主演這張片子，要不然他就換別人主演。你說可笑

不可笑？

高 (正言厲色地向賈) 這是你說的嗎？

賈 (露出流氓的猙獰面目) 是我說的，怎麼樣？我要換人主演，誰也管不着！

高 (冷笑) 哼！賈月亭！憑你一個人說話，恐怕沒有這麼容易吧！

賈 公司是我的！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要是不願意，我連導演都可以換人的！

高 你以為我對於你的時代公司，還戀戀不捨嗎？你以為我對於你，還沒有看透嗎？實話告訴你，中國電影到現在，還這麼落伍，沒有進步，沒有生氣，就是因為有像你這樣的市僧、流氓，在電影界盤據着！

賈 你說話留點兒神！我賈月亭不是好惹的！

高 (感慨係之) 當初我投身於電影界的時候，本來抱着滿腔的熱情跟希望，不過這幾年來，我的熱情早就冷了，我的希望早就死了！(向櫻) 我記得在你初來的時候，我曾經勸你不要進電影界，不要上了他的當！現在你該明白了！至少你該認得他了！

林 我早就認得他了！

賈 嘴……嘴……嘴……電影圈子裏，有的是女明星跟好導演。你們不願意幹，儘管請便！我決不挽留！

林 你想趕我們走，可沒那麼容易！我可以告你違反合同。咱們在法庭上見！

高 (向林櫻) 唉！我們何必小題大做呢？比如說，官司打贏了，難道我們再回來給他做搖錢樹嗎？(突然回頭向賈) 我一不願跟你打官司，二不願跟你搗麻煩，可是我也便宜不了你！(向林) 你站開！

(林退到一旁)

高 (咬牙切齒地看賈) 這些年來，你勉強我們拍了許多專以色情來麻醉觀衆的無聊片子。你利用你的地位，壓迫工作人員，玩弄女明星。你還用了最卑鄙的手段，拆散我最知己的朋友的家庭——現在我既然要脫離公司，這一肚子悶氣，我得把它好好兒發洩一下。我一不要告你，二不要訛你，我只要K你！(陡然把衣服一脫，邊捲袖，邊向賈逼進)

(賈看勢頭不對，忙把手杖擡高，不料高眼明手快，早把手杖奪了過去。賈慌忙退至屋角，順手抓了一個銅烟盤，擲將過去。高把身子一閃，那煙盤直飛過去，正好打在窗簾上，只聽得——)

小 (在窗簾後) 哎喲！

(高，賈，林，都吃了一驚。)

賈 是誰？

小 (捧着頭，哭喪着臉，自窗後出來) 是我，爸爸！

賈 (正要找人出氣) 該死的東西！……過來！

小 是爸爸！(趑趄地走到賈跟前)

賈 你來幹嗎？

小 我……我……我……

賈 (劈臉一掌) 你說!

高 (舉着手杖過來) 不要臉的混蛋! 去你的!

賈 (退到門口) 你別動手! 有種你到司公來看我!

高 我宰了你! (追到門口, 把手杖向他們擲去, 賈月亭父子抱頭逃出門去。)

林 (忍不住笑) 嘖……嘖……正是, 有其父, 必有其子! 關了半天, 我都忘了窗帘後頭還躲

着這個寶貝呢!

高 你到現在才知道他們父子不是好東西麼? 我在三年前就告訴你的, 你記得麼?

林 記得! (隨手拾起洋娃娃) 我都記得! (悔恨交集) 唉! 老高, 我後悔當初沒有聽你的話……是我害

了老蕭……他離開了我, 我是不能單獨生活的!

高 事到如今, 後悔又有什麼用呢?

林 可是我不能不後悔, 我恨我自己怎麼會那麼糊塗, 中了賈月亭的圈套! 這幾年我追求虛榮, 追

求金錢, 追求享樂……結果我得到了些什麼?……(嘲笑自己) 一個銀色的夢……一個跟張

玉華一樣的下場頭!

高 現在你這場夢也醒了, 你趕快回頭, 還來得及哪!

林 (苦笑) 到現在回頭, 還有什麼用? 我已經失掉了老蕭, 失掉了小雲, 失掉了我們的家, 失掉了人

生最寶貴最難得到的幸福。我這一輩子已經完了，那兒還來得及啊。

高 怎麼來不及？……告訴你吧，我已經知道老高的下落了！

林 哦！你在杭州遇見他了嗎？我正想起去找他呢！

高 你怎麼知道他在杭州？

林 我剛接到這封信——（把信遞給他）

高 （略看一看）可是他現在已經不在杭州了。

林 （失望地）怎麼？我還以為你見着他了呢。

高 我沒遇見他。我是在無意之中，發現他在杭州的。

林 你在那個廟裏看見他的題字了？

高 不，我偶然在湧金門外一個舊書鋪看見了老蕭的藏書……

林 是他在北京堆了滿屋子的那些書嗎？

高 （點頭）就在那年秋天，他帶着這些書，從北京搬到杭州，寄住在那個舊書鋪的後院。

林 他帶着小雲嗎？

高 當然帶着小雲（點了烟斗）那個書鋪的掌櫃告訴我，老蕭起先在附近一個小學校教書，晚上還有幾個學生找他補習，一個月有四五十塊錢的進項，還可以過得去。可是，在今年春天，他生

了一場大病——

林 他生病了！

高 嘿——等到病好了，他非但欠了一身的債，他連書都不能教了——

林 他怎麼了？

高 (慘然) 他的眼睛……已經瞎了！

林 (如受雷擊) 他的眼睛—— (未及卒言，熱淚已奪眶而出) 噫——老蕭

(高默然無言，張媽自廚房出來。)

張媽 小姐，要開飯嗎？

(林拭淚不答)

張媽 您還是早點兒吃吧，這會兒不吃，就趕不上火車了！

林 你別儘催我呀！

(張媽帶了一碗。)

張媽 (邊下邊低語) 隨您的便，回頭脫了車可沒我的事！

高 他眼睛瞎了之後，他學校裏的同事想募一筆款子送他進殘廢院。可是你知道老蕭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他不願意接受人家的恩惠，他不要人家的可憐，他就帶了小雲離開杭州，開始他的

流浪生活了。

林 他到那兒去了？

高 他到上海來了！

林 (驚喜得不信)真的？

高 他來了已經有幾個月了！

林 他住在那兒？

高 離這兒不遠，貝勒路(自袋中取出一本地址小簿一查)……一家鐵匠店樓上。

林 (一把抓住老高的手)咱們這就找他去！(回頭叫喊)張媽把我的皮大鑿拿來！

張媽 (自廚房邊應，邊跑出來)哎！(走入臥室)

高 (向林)不，你先別去。讓我先去看看，老蕭是否在家，再來陪你去。

林 不，老高，我要跟你一塊兒去。

(張媽拿了一件白鼬大鑿出來等着)

高 你到那兒就有許多影迷跟着你來的。

林 我可以蓋一塊面紗。

高 可是你知道老蕭的脾氣是最倔強最高傲的。你突然跑去，也許會把他弄擰了，反而不好。還是

讓我先去緩衝，你隨後再來，比較妥當。

林（無可奈何）那麼你快去快來，我在這兒等你……

高 哎，我這就去。

（到敞門外衣架上取了衣帽。）

林 等一等，我打電話給你叫輛汽車。

高 不，我坐公司的汽車來的，車在門口等着呢。回見。（走出去）

林 快點兒來！（送到門口）

高（在外邊應）哎。

（張媽莫明其妙地還等着林櫻穿大鑿。）

張媽 小姐，您還要杭州去嗎？

林（不知從那裏來的歡欣，手舞足蹈地）不，不用我去。整個兒杭州城已經到上海來了！

（張瞪目結舌地望着她。）

林（接着說）你不知道，一切都回來了！我的家回來了！（拿起沙發上的洋娃娃）小雲回來了！（緊緊地

抓住張媽）蕭先生回來了！（把洋娃娃緊貼在胸口閉了眼）

（她的情感越來越興奮，張媽也跟着臉上堆起笑來，雖然她猜不透是怎麼回事。）

林

(舒了一口氣,睜開眼睛)

我自己也回來了!

——槍景——

第三幕 第二景

這是一家小鐵匠店的樓上用木板在樓梯口隔成的一間斗室——上海土語所謂的「後樓」。這種後樓的特點是湫隘、陰暗、骯髒，沒有窗戶，只有一扇三夾板的小門。就其建築而論，與其說它是閩給人住的房屋，不如說它是一個大型的鴿箱，來得恰當。

樓梯就在這鴿箱的右側，循梯而下，就是鐵匠店的舖面。呼啞——呼啞的風箱聲，丁丁當當的鐵錘聲，震得人頭腦發昏，但居住在樓上的人們，日常聽慣了，倒也不覺得怎麼。

正對樓梯口的是前樓，鐵匠店老闆金榮跟他的老婆——老闆娘——就住在裏頭。前樓門半掩着，露出些微光亮，可以看見門外橫七豎八堆着的脚盆、鉛桶等物。

開幕時，後樓門直在冒烟，好像有人在裏頭生煤球爐子。樓下有個粗大的女人聲喊着「吃飯了！」接着鐵錘聲和風箱聲，戛然停止，亂哄哄一陣腳聲——樓下的鐵匠們顯然是在吃午飯了。

後樓門的烟愈冒愈多，裏邊的人連連地咳嗽，樓下那個女人在發話了。

樓下女人聲 喂！算命先生，你的煤球爐子怎麼淨在冒煙呀！

後樓中人（在濃烟中邊說邊噲）對不起，老闆娘一會兒就好了。

（樓梯上一陣腳聲，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一口氣跑了上來，她挾着一個書包，穿着一件藍布舊旗袍，兩頰凍得紅紅地，肩胸和兩袖滿是雪花。她一邊上樓，一邊叫着。）

孩 爸爸！……爸爸！

樓中人（咳噲着說）滿屋子都是烟，你別進來了，小雲。

雲 飯燒好了嗎？（放下書包）

樓中人 還沒得哪，好孩子。（又咳了一陣）

雲 那怎麼行呢？今天下午學校裏開會，先生說要早去的。

（樓中人自濃烟中摸索出來，雖然他雙目失明，頭髮又長又亂，但還可以辨認出來他是蕭寒。）

蕭 哦！那可怎麼辦呢？……這個爐子——大概是劈柴太濕了，我扇了半天還不成。你要是等不及，

就到隔壁鴻興館將就吃碗麵吧。（摸出錢來給小雲，隨手拍拍她的肩膀）哎，你身上怎麼都是水？

雲 在下雪呢。

蕭 在下雪了？……唉！今天下午我的算命攤可擺不成了！……你去吧！

雲 爸爸，你自己呢？

蕭 你不要管我。……我……我……我還不餓呢，你快去吃吧。

雲 那麼，我去了。（轉身下樓）

蕭 雲地裏別跑得太快，當心摔跤。

雲 （邊應邊下樓）哎！

蕭 唉！在命運不濟的時候，連煤球爐子都會欺負人的（感嘆地進入室中）

（前樓小孩兒哭聲——一個粗黑女人（老闆娘）聞聲自樓下跑上來。）

娘 （邊跑邊說）這個小兒（看見後樓的烟吹入自己屋裏）算命先生，你這爐子淨冒烟，把我們孩子都

燻哭了！（走入前樓）

蕭 （忍着氣）對不起。劈柴濕了生不着，我索性不生火了。

（老闆娘抱了孩子下樓，邊走邊說）

娘 你要生爐子，就到晒台上去燻壞了我們孩子，你可賠不起！（下）

蕭 唉！真是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剛要回身入室）

老闆聲 （在樓下）算命先生，有人找你。

蕭 是誰呀？

高 （登樓，惻然對着老蕭）是我，老蕭。

蕭 （無光的雙目向前睜着）是你嗎，老高？

高 (熱烈地上前緊握着老蕭的手) 是的, 老蕭。

蕭 我的耳朵還聽得出你的聲音……可是我的眼睛……

高 (不忍卒聽) 我知道。

蕭 屋裏全是煙, 咱們就在這兒談談吧。(摸索凳子)

高 我自己來。(搶步上前, 撥了兩張凳子擺在樓梯頭)

蕭 爐子生不着, 沒有開水——

高 你別張羅, 我不渴。(拉他坐下)

蕭 啊!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高 我到杭州去拍戲, 遇見了那個舊書鋪的老闆, 是他告訴我的。

蕭 哦! 是他告訴你的。我還以為是法虛和尚饒的舌呢。

高 自從你離開北京以後, 櫻就四處託人打聽你的下落, 可是一直今天, 才知道你在這兒。

蕭 (嘆了口氣, 如白頭宮女話開天舊事) 唉! 她既有今日, 何必當初呢?

高 當初她不過是一時的意氣, 想不到竟會鬧成僵局, 鑄成這樣的大錯。

蕭 這當然不能完全怪她。平心而論, 我至少應該負一半責任。比如說, 我對於你的懷疑, 等到過後我才知道那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我覺得很抱歉。

高 (喜出望外) 啊！老蕭，我高興極了。這三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在等候着機會，給你們夫婦拉攏。現在你們兩方面既然都覺得後悔了，何不大家拉拉手——(緊拉着蕭的手)重新言歸於好？讓我也可以了了一樁心願，老蕭……

蕭 她還在迷戀着她銀色的夢——一時還不會覺得後悔呢。

高 不，她的夢早就醒了。你不知道，她已經脫離電影界了。

蕭 (驚訝地) 她不拍電影了？

高 她對於電影生活早就發生了厭倦，同時她也看透了賈月亭的卑鄙無恥，跟他鬧翻了。

蕭 果然！我知道她遲早總有一天會覺悟的……

高 (懇摯地) 老蕭，她在盼望着你回去，盼望着小雲回去。她希望跟你重新造起你們的家，重新過

着你們幸福的生活——

蕭 (苦笑) 這是不可能的！比如一面鏡子，破了就算了，如果勉強地破鏡重圓，反而要顯出它中間有這條裂痕。正是何必多此一舉呢？

高 唉！老蕭，你又耍固執了！

蕭 我的脾氣，一向是「寧爲玉碎，毋爲瓦全」的。

高 可是事情已經隔了三年，你們從前的爭執，早已事過境遷，不成問題了。

蕭 (連連搖頭) 越是事過境遷，我跟她之間的距離，隔得越遠。她過的是高等社會的生活，她有的是錢，有的是名，有的是物質的享受。你再看看我——一個貧無立錫之地的算命先生，我住的是這間暗無天日的後樓，我吃的是連她的狗都不要吃的東西，我穿的是這件僅能蔽體，不足禦寒的破棉袍子。還有我這雙眼睛……我怎麼高攀得起一個名聞全國的大明星呢？

高 唉！老蕭，你明知道她決不會嫌你窮的——

蕭 (高傲地) 她可以不嫌我窮，可是她不能叫我不嫌她有錢！……(略停傷感地) 而且我是個殘廢

的人——

高 她知道，所以她更覺得你需要她。……老蕭，她對你這樣一往情深，你總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呀！

蕭 這幾年來，我已經嘗遍了人生甜酸苦辣的滋味，有眼淚我往鼻子裏流，有氣我往肚子裏噓，有苦我硬着頭皮挨着，決不哼一聲！我不需要幫助，更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高 無論如何，你總不能拒絕櫻的同情——老蕭，你跟她是相依爲命的。你能一輩子這樣飄泊流浪下去——？

蕭 我情願這樣飄泊流浪。這是我的權利！

高 可是你別忘了，你還有個小雲。

蕭 小雲(苦笑)要不是爲了小雲,我何必搖着博浪鼓,在這苦海裏掙扎!你以爲我對於生命還有留戀麼?你以爲我喜歡在江湖上飄泊流浪麼?

高 不錯,你是爲了小雲。小雲需要你。(辭鋒犀利,一句緊一句)可是你也該問問她自己,她是否也需要一個媽媽?她是否贊成你流浪?她是否願意跟着你流浪?

蕭 (猛然覺得失了據點,向空微微點頭)我也許是錯了。我是個殘廢的人,我沒有錢,我沒有家……我也許是沒有權利支配小雲的命運……

高 就算你有了這個權利,我站在朋友的立場,也不能讓你們過這樣的生活……老蕭,我是你的朋友,我也是櫻的朋友。今天我寧可冒犯了你的高傲脾氣,我得叫你們重新見面。這是我責任!

蕭 我不能去見她!

高 我可以叫她來見你。

蕭 我不要她來!她就走!

高 (激烈,但懇摯)你不能走!(略停)我跟你做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向來是你固執己見,我來遷就你的。今天讓我來固執一次,你也遷就遷就我,老蕭!

蕭 別的我都可以遷就你,這個我可不能!我得走!

高 你走不了！你到那兒我就跟到那兒，除非等到你們見過了面，我決不放鬆你一步！

蕭 (默然，明知無法逃避) 老高，我好好兒無牽無挂地過着我的流浪生活，你就饒了我吧！

高 你想逃避可辦不到！今天我比誰都固執。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依我！(斬釘截鐵地) 老蕭，你說什麼也拗不過我的！

蕭 (無可奈何) 好！我拗不過你，我是個殘廢的人，你要怎麼樣擺佈我，就怎麼樣擺佈我得了！

高 (緊握蕭的手) 老蕭，你該知道，我爲的是什麼？

蕭 (淒然點頭) 我知道！

高 那麼你在這兒等着，我去通知櫻，跟她一塊兒來。

(蕭點頭不語)……

高 我這就去，咱們一會兒見。

蕭 回見。

(高戴了帽子，匆匆下樓去，蕭聳然站起來，側耳聽他走出店門。)

蕭 (向樓下) 老闊……老闊！

老闊應聲 (是你叫我嗎，算命先生？)

蕭 是我。請問你，我的朋友走了嗎？

老闆應聲 他走遠了。

蕭 哦。請你上來一趟，我有話跟你說。

老闆應聲 哦。（走上樓來）

蕭 老闆，我要走了。

老 你要走了？

蕭 不瞞你說，剛才那個朋友找着我，此地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老 哦！你敢情是欠了他的債嗎？

蕭 我不欠他的債，可是他一回兒就要陪着我的——（趕緊改口）他要陪一位太太來。這位太太我不能跟她見面！我得走！

老 你敢情是欠了那位太太的債了？

蕭 （有口難說）嗯！是一筆前世就欠下，今生還不清的債！

老 哦，你要去避避風頭？

蕭 對了。我馬上就得走。

老 （側隱地）可是你避到那兒去呢？外面正在刮大風，下大雪，你身上又沒厚棉衣服，在馬路上過夜是要凍死的。

蕭 不要緊。我還不覺得冷。

老 算命先生，大冷天，你晚上還是回來的好。這個年頭，誰身上不背着幾筆債？你沒有錢，他總不能逼着你上吊呀！

蕭 多謝你。我想，我還是走的好。不過，我身邊一個錢都沒有，這個月的房錢我只能暫時欠一欠！

老 (慷慨地把手一擺) 房錢你別放在心上。

蕭 這屋子裏還有一牀破棉被，先押在你這兒。我要是不回來，你就把它抵了房錢——

老 你儘管拿去用。這幾個房錢，算得了什麼？咱們到那兒不交個朋友？

蕭 我還是把它留在這兒吧。要是我晚上回來，也還用得着它。

(回房收拾東西)

老 你現在就要走嗎？

蕭 我這就走了。

老 你到那兒去呢？

蕭 到老地方去擺一會兒攤，算幾個命，等天黑了再說。

老 回頭你們雲妞兒回來，叫她那兒找你呀？

蕭 不要緊，我先到她學校裏找她一塊兒去。

(樓下小徒弟叫喚)

徒弟聲 師傅……一個腳踏車龍頭要你鉗一鉗。

老 哦，我來了。(自搭褲袋中摸出一張五元鈔票塞在蕭手中)你身上沒錢，這個你拿去用了再說。

蕭 老闖，這我可不能要——(互相推讓)哎，老闖——

老 你有了錢，還我得了！(不容分說，他已躡捷地下樓去了)

(老蕭擎着鈔票，嗟嘆了一番，摸索入室)

(老闖娘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拿着一隻鉛桶，走上樓來，她把鉛桶放在過道裏，走進前樓，放下孩子，翻身出室，把晾在欄桿上的尿布收起來)

(樓下小徒弟叫喚)

徒聲 師傅娘，吃剩的黃魚尾巴給貓拖走了！

娘 你們都是死人連一條魚尾巴都看不住嗎？(邊罵邊跑下樓)死貓耗子不會逮，只會偷小菜吃！

(前樓孩子啼哭)

娘 (重新跑上樓，邊走邊罵)小殺千刀，剛睡下又哭了！(跑進前樓)前世的冤家(哄着孩子)

(老蕭拿着一個小布包和一柄破紙傘，自後樓出來，拄着開路杖，摸索下樓，他在半樓梯上和老闖告別)

老闖聲 算命先生，你走了！

蕭 我走了。謝謝你，咱們再見吧！

老閻聲 再會！

(老閻聲抱着孩子自前樓出來，到樓梯口向下問。)

娘 誰走了？

老 (邊說邊上來)後樓的算命先生走了。

娘 我怎麼不知道？

老 他是說走就走的，我怎麼來得及告訴你？

娘 他房錢付清了嗎？

老 沒有。

娘 怎麼他沒付房錢？

老 他身上一個錢都沒有——

娘 房錢不付清，你就讓他走了？

老 算了吧！能有幾個錢，也值得這樣計較！

娘 我可沒那麼量氣大！我倒要追他回來，跟他算算清(就要下樓)

老 (攔住她)人家已經走了，你這算什麼！

娘 你放我走！

(老闖不放她走。)

娘 你放不放？

老 唉！算了，算了！

娘 好！(撒野地把孩子放在房門口)你不放，我跟你沒個完！(一把揪住老闖的當胸)

老 撒手！

娘 我不撒手！

(他們揪扭起來，孩子在地上哭。)

老 你要怎麼樣？

娘 你不把房錢追回來，我就跟你拚了！

老 他房裏還有一條棉被沒拿走——

娘 這條破爛棉被有什麼用？拿到當舖去，八毛錢還當不到哪！

老 你就把他追了回來，有什麼用？他身上一個錢也沒有——

娘 他沒錢，叫他把女兒押在這兒！

老 這是什麼話哪？他這回兒已經去遠了！

娘 他每天在舊校場擺算命攤，他跑不了！

老 小毛的媽，你就讓他去吧！

娘 不成！你現在就去，把他叫回來！

老 好好，好好，我去！我去！

娘 你馬上就去！你要是不追他回來，（順手抓起一把洗馬桶的竹帚）你甭打算進這個門！

（老闊剛要下樓，老高和林櫻自樓梯上來。）

老 你們是找算命先生的嗎？

高 嗯。

老 他走了。

林 啊！

娘 他連房錢都沒付就跑了！

高 他到那兒去了？

老 我們不知道——

娘 （搶着說）他到——

老 （阻止她）你別胡說！

高 你們別弄錯，我們不是來難爲他的。他到那兒去，你們儘管告訴我們好了！

老 你們是他的什麼人？

高 我是他的好朋友，她是他的太太。

老 (不信地)他的太太！

高 你不信？我們決不會騙你的。

娘 (推開老闊向前)他欠我們一個月房錢，要是你們肯替他付，我就告訴你們。

老 你不能——

娘 你甭管我！(推他下樓)

林 他欠你多少錢？

娘 兩塊四毛錢。

林 (拿出一張五元鈔票)這是五塊。(給老闊娘)你不用找了。

娘 (臉上堆下笑來)謝謝你。

高 (急躁地)他到那兒去了？你快說！

娘 他每天在城裏舊校場那兒一個荒地上擺算命攤。你們到那兒去找他，包管一找就找着。

高 哦！城裏舊校場！

娘 對了，離這兒不遠，一會兒就到了。

林 謝謝你！（向高）我們這就去！

（他們匆匆下樓。）

（小孩子哭，老闆娘趕去抱孩子。）

（樓下丁丁當當地在打鐵。）

——
搶景
——

第
四
幕

南市舊校場附近的一片荒地，時間約在第三場第二景之後半小時。

荒地上隱隱墳起幾個荒塚，還有幾處殘留的衰草，大約從前是一塊義塚地，現在却變成了街頭兒童的運動場和江湖賣解鬻藝之流的園地。

在這荒地的右邊和街道相鄰的一角，有半堵斷垣和一個向內縮進的門框，門板早就沒有了，只有蘆簾擋着，但門外猶存兩級石階和一個石獅子的座子。

蕭寒的算命攤，就擺在這門框前面，上頭用竹竿支起了一個舊布遮陽，挑着一個竹布的招子，上面寫着「燕山遊客精談骨法命理」十個漢隸大字。

開幕時，彤雲密佈，大雪紛飛，朔風吹着街道上空的電線，迸出一種高遠淒厲的悲響。布招和遮陽招了風，脹得如江上的滿帆，瑟瑟地顫動。蕭寒剛把杖頭上的小包打開，把量骨尺，骨格圖，博浪鼓等物拿出來，小雲放下書包，幫着他擺攤。

蕭
(邊擺邊說)小雲，學校開會，你別去了，我有幾句話，要問你哪。

雲 開會不去，先生要罰的。

蕭 開會不比上課，先生不會罰你的。

雲 可是別人都去開會，就我一個人沒去——

蕭 我並不是不准你去開會——我爲的是有幾句很要緊的話要問你，而且我怕也許有人到學校來找你——

雲 (詫異地) 誰要來找我？

蕭 你不知道，剛才高伯伯到我們那兒來了。

雲 誰是高伯伯？

蕭 你也許記不得了。那年我帶你坐了飛機到上海來，我們就住在他家裏——他的名字叫高士奇。

雲 是不是時代公司的導演高士奇？

蕭 嗯，就是他。

雲 (興奮地) 啊！我知道他。我們學校裏的小朋友都知道他……對了，媽媽主演的片子，都是他導演的。

蕭 他跟我是從小的老朋友。

雲 (手舞足蹈地) 啊! 那麼我可以教他帶我去看看媽媽了!

蕭 (聞言陡然變色, 聲音亦驟化為殿蕭) 小雲, ……你過來!

(雲莫明其妙, 瞠目走到父親跟前) ……

蕭 小雲你跟着我從南到北, 從北到南, 已經有三年多了。從前你年紀太小, 我一向沒問你本人的意思, 怎麼樣。現在你長大了, 懂事了, 我得問你, 你願意跟着爸爸嗎?

雲 (又嚇, 又猜不透父親的用意, 嚙嚙地) 我……我……我願意……跟着爸爸。

蕭 (覺得她在害怕) 別害怕。願意不願意, 你儘管說。

雲 (機械地) 我——我願意。(幾乎要哭了)

蕭 (搖頭, 覺得小雲答語的機械性) 不, 我明明記得, 當初我拉着你從媽媽公寓裏出來的時候, 你是哭着要媽媽的。……(慈愛地) 小雲, 你老實告訴我, 你願意跟着媽媽過活嗎?

雲 我……(低頭不語)

蕭 你說呀, 小雲!

雲 (其鳴也哀) 我要爸爸!

蕭 咳! 爸爸是個殘廢的人。你跟着爸爸, 過的是挨餓受凍, 吃苦愁窮的日子。你媽媽是個大明星, 手頭有的是錢, 她可以買好東西給你吃, 買好衣裳給你穿, 買好玩的東西給你玩兒。你還記得嗎?

她給你買過一個洋娃娃，還有一輛小汽車，自個兒會走的。

雲 我記得。

蕭 你要是跟了媽媽，她會買這些東西給你的，你願意跟她去嗎？

雲 (先乖覺地觀察父親的情態) 爸爸跟我一塊兒去嗎？

蕭 (慘然) 我——你不要管我！……

雲 不，我要爸爸一塊兒去！

蕭 (緊握着小雲的手，把她拉到膝前) 小雲，你別怕傷了爸爸的心。你把心裏的話告訴爸爸。…… (用一隻手摸着她的頭) 你喜歡穿新衣裳，吃好東西嗎？

(小雲點頭。)

蕭 你喜歡洋娃娃跟小汽車嗎？

(小雲點頭。)

蕭 你想媽媽嗎？

(小雲點頭。)

蕭 你要媽媽嗎？

(小雲點頭。)

蕭 (感慨係之) 咳！爸爸不怪你。孩子總是要媽媽的。孩子本來是應該跟着媽媽的。……是爸爸錯

了。當初我不應該帶着你走。我不應該禁止媽媽送東西給你——她說的一點兒不錯，我沒有這個權利！我更不應該讓你跟着我，像浮萍一樣在江湖上飄泊，吃苦，既沒個安定，又沒個指望……(連連向空點頭)不錯！我應該讓你跟着媽媽，我應該讓你在一個豐衣足食的環境裏生長起來。我應該斬斷對你的留戀，把你送到你媽媽那兒去。……你願意去嗎，小雲？

雲 (含淚點頭)可是——爸爸，你呢？

蕭 我……(苦笑)我是個雙目失明的廢物。我這一輩子已經完了。……可是，有你跟着我，我還得搖着博浪鼓在江湖上苟延殘喘。要是你跟了媽媽……我倒可以擺脫了塵世的牽挂，自由自在地到一個好地方去，省得在這兒受罪。

雲 爸爸要到什麼好地方去？

蕭 這個地方沒有冬天的寒冷，沒有夏天的酷熱，可也沒有春天的溫和跟秋天的涼爽……一年四季，總是靜悄悄地……

雲 這地方在那兒？

蕭 這個地方遠得很，可也近得很……

雲 (爸爸多晚到那個地方去？)

蕭 等你跟媽媽見了面我就去。

雲 爸爸，我也要去。我們叫媽媽也去。

蕭 不！你們都不能去。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去。

雲 (失望地) 那我不要去(牽着父親的衣服)

蕭 你別着急。我去了，還可以回來的。

雲 你多晚回來？

蕭 你什麼時候想起我，我就什麼時候回來。

雲 (將信猶疑) 我不信。……坐飛機也得好半天才到哪。

蕭 這個我們先不說……讓我收了攤，打發你到媽媽那兒去吧。

雲 我要您陪我一塊兒去。

蕭 好孩子，爸爸……不能去。

雲 (撇起小嘴) 唔，我要你一塊兒去嘛！

蕭 你一個人去，不是很好嗎？

雲 爸爸不去，我也不去！

蕭 剛才你自己說要媽媽——

雲 可是——（淚隨聲下）我捨不得爸爸！

蕭 （自己幾乎忍不住落淚）好孩子，快別哭了……讓我先收了攤，咱們再商量。（握着她的雙手）啊！你的手怎麼冰涼的？咳！你穿得太單薄了！（摸出幾個銅子給她）快到老虎灶沖碗薑湯吃吧。凍壞了可不是玩的。

雲 嗯。

蕭 去吧！（推她走）

（小雲一邊擦淚，一邊踏雪向老虎灶去）

蕭 （微吟）……「幾許平生歡，無限骨肉恩，結爲腸間痛，聚作鼻頭辛，悲來四肢緩，泣盡雙眸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

（老蕭把攤上的物件拾掇起來，……賣餛飩敲的竹筒聲自遠而近）

（有一二個路人走過……賣餛飩的敲着竹筒，自街角出來）

賣餛飩的 （篤篤篤篤篤篤……邊敲邊走）先生要吃碗肉餛飩嗎？

蕭 （猛覺得自己餓）哦……忙了半天，飯都忘記吃了，你給我來一碗也好。

賣 來二十個吧。

蕭 好……多攪點兒胡椒麵。

賣 哎。(轉身，看見有人來) 先生，小麻子來收攤租了。

(一個粗黑大漢，一手托着遮上青布罩的畫眉籠子，自街角踱了出來。他是專向那一帶擺攤人收攤租的地痞，外號人稱小麻子。他走到攤前，一隻腳躡在長凳上，賣餛飩的敲着竹筒，轉到街角後面。)

麻 喂！老朋友，你收攤了？

蕭 哦！是你嗎，小麻子？

麻 哎……今天租錢有嗎？

蕭 有，有。(摸出幾毛錢來給小麻子) 我剛兌了張五塊錢的票子，連昨天欠的都有了。

麻 (收了錢) 他媽的！這場雪算跟我罷上了！這兒過圍三十七個攤子，今天我只收到了四個攤子的租錢，還不夠買牛肉給鳥兒吃的哪！(吐了口唾沫) 還有那個擺土藥攤子的小湖北，我明明看見他搗上了好幾個買賣，問他要錢，他可一個銖子兒不給。跟他攪了半天，他才送了我一盒兒藥。(自身邊取出一個小錦盒，賣餛飩的送上餛飩) 他說這是一種十全大補丸，教我浸了燒酒喝。小湖北可是個有名的刁鑽鬼，你給我瞧瞧這盒兒裏到底是什麼？

蕭 盒兒裏有仿單嗎？

麻 (打開錦盒，取出盒心) 沒仿單，只有一張紅紙條兒。

蕭 上面有字嗎？

麻 有字。(湊近了細看) 上頭寫的是真正……秘製……什麼……頂紅……

蕭 什麼?

麻 頭頂的頂……紅紅綠綠的紅……

蕭 啊! 頂紅……(略停) 上面那個字, 是不是仙鶴的鶴字?

麻 對了, 是鶴字。

蕭 (驚詫地) 啊! 鶴頂紅! 你瞧瞧這藥是什麼顏色的?

麻 是朱紅顏色的, 只有鈕扣兒這麼大。

蕭 你拿來我聞聞。

(小麻子把藥遞給他, 他拿過來聞了一聞。)

蕭 唔! 真的是鶴頂紅!

麻 (拿了過來) 是什麼味兒的——

蕭 (慌忙奪過來) 你動也動不得!

麻 (楞了一楞) 怎麼?

蕭 你不知道, 這鶴頂紅不是什麼十全大補丸, 這是入口無效, 見血封喉的毒藥!

麻 (倒抽了一口冷氣) 哦!

蕭 只要在舌頭尖兒上這麼碰一碰，幾分鐘之內就可以把人毒死的！

麻 真的？

蕭 你不信，拿到藥鋪去問問。

麻 (忽從心頭起，把帽子往後腦杓子一推) 他媽的小湖北好辣手呀！他不付租錢，倒也罷了，大不該把

毒藥當補藥給我吃，要我這條命呀！…… (托起烏籠) 好！咱們三刀六個洞，我不把他的吃飯傢伙

伙擰了下來，也不叫小麻子(說着就走)

蕭 (要想攔他) 哎，哎。

麻 沒你的事！(推開老蕭的手，氣沖沖地往街角跑去，賣餛飩的來收碗，幾乎相撞了個滿懷。)

賣 (端着碗，走到攤前) 他媽的……老先生，收碗了。

(汽車停止聲，車門開闔聲……老蕭吃完了餛飩，摸出兩毛錢給賣餛飩的。)

(高士奇挾着一件小皮大氅，和林櫻上，他們踏着雪，向攤子走來。)

賣 (收了錢，拿了碗，剛要走) 先生，有人來算命了。

蕭 (正在收下布招) 哦！

(高士奇遠遠站住，林櫻急切地走到攤跟前。)

賣 (向蕭) 是一位太太。

蕭 哦。(向林)請坐。

(林坐下。)

(寶靚的敲着竹筒自走了。)

蕭 請先相一相您的貴手。(林惘然伸手讓蕭揣摩，蕭揣摩了片刻，隨口斷曰)您五指纖削，四畔豐起，龍骨長，虎骨短，掌平膚柔，掌不露骨，定然是系出名門，出身清貴。雖然不是金玉滿堂，一生衣食可以無憂無慮。不過中嶽昇時，龍頭不屈，性情難免過於剛強，夫妻之間，日久恐怕琴瑟難以和諧。

(說到這裏，林櫻一陣心酸，眼淚早已奪眶而出，像露珠一般滾落在蕭寒的手背上。)

蕭 (楞了一楞，一摸手背上的熱淚)啊！太太落在我手背上的敢情是您的眼淚嗎？

林 (再也忍不住了)是的老蕭！

蕭 (如夜深人靜，陡聞秋坟鬼哭)啊！……是你嗎，櫻？

林 (握住蕭的手，咽哽了半天才說出來)是我回來了！

蕭 (倔強，高傲，但未能忘情)咳！這麼大的風雪，你何苦找到這兒來呢？

林 (失望地)老蕭你不願意跟我見面嗎？

蕭 我知道你要找我，老高告訴我的——

林 我找了你三年多了！好不容易得到你的下落，找到那家鐵匠店，你又先走了！……老蕭！你爲什麼還要躲我？難道你對我就沒有一點留戀嗎？

蕭 (長嘆一聲) 咳！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我們不見面倒也罷了，見了面徒然大家多受一點痛苦，多流幾滴眼淚！……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你好比金絲籠子裏的芙蓉鳥，我好比荒山裏的野雀兒，你何必硬生生地拉我到金絲籠子裏去住呢？

林 你不用到我的金絲籠子裏去。我們可以回到北京，恢復我們的老家，一切都跟從前一樣。……蕭 跟從前一樣？(苦笑) 櫻！你瞧瞧，站在你面前的是跟從前一樣的老蕭嗎？

(林默然)

蕭 你明明站在我面前，可是我要想看你也不見！……我沒有光明，我只有一片永久的黑暗！你們有眼睛的人是不會知道這永久的黑暗是什麼滋味的！一個人要是完全失掉了知覺，他至少不會覺得苦痛。可是我偏又聽得見，摸得着，聞得着香味，辨得出滋味，我還有回憶，有思想，有情感——我就是看不見；我苦悶，我心裏煩，我沒有希望！(略停) 我雖然活着，可是比葬在坟墓裏還不如！坟墓裏的死人，至少可以有個安靜，我可沒有安靜！坟墓裏的死人，不會有人可憐，可是我偏有人可憐！你知道我心高氣傲，寧可窮死，也不要人家可憐的！但是我沒法子叫他們不可憐我，因爲我是一個瞎了眼睛的可憐蟲！

林 老蕭，外表上的改變是無關緊要的。只要我們的心不改變——

蕭 你的心，我不知道。我的心，可是已經改變了！

林 (失望地) 你——你不愛我了？

蕭 (向空直視) 我已經跳出了愛與恨的界限，我不愛，我也不恨，我只剩了一個希望……

林 你希望什麼？

蕭 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從這苦痛的生活得到解脫。

林 (辛酸地捏着他的手) 老蕭，你不能這樣想！你還年青，你還可以寫作品，你還有光明的前途。你不應該厭棄生命，你應該拿出勇氣來生活着。我跟老高會幫助你，照顧你的！

高 (本想做一個旁觀者，至此不得不上前解勸) 老蕭！

蕭 啊！你也來了嗎？

高 嗯，我跟櫻一塊兒來的。

蕭 (點頭) 我知道，我不跟她回去，你是決不肯放鬆一步的！

高 (拍拍他的肩膀) 哦，老蕭，這些話，剛才我們已經談過了。你何必再要固執己見，叫她心裏難受呢？

(誠懇地) 老朋友，你相信我，幸福在等着你，你快跟她一塊兒回去吧！

蕭 你不用催我。在你們沒來之前，我就決定要回去的。

林 老蕭，外表上的改變是無關緊要的。只要我們的心不改變——

蕭 你的心，我不知道。我的心，可是已經改變了！

林 (失望地) 你——你不愛我了？

蕭 (向空直視) 我已經跳出了愛與恨的界限，我不愛，我也不恨，我只剩了一個希望……

林 你希望什麼？

蕭 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從這苦痛的生活中得到解脫。

林 (辛酸地握着他的手) 老蕭，你不能這樣想！你還年青，你還可以寫作品，你還有光明的前途。你不應該厭棄生命，你應該拿出勇氣來生活着。我跟老高會幫助你，照顧你的！

高 (本想做一個旁觀者，至此不得不上前解勸) 老蕭！

蕭 啊！你也來了嗎？

高 嗯，我跟櫻一塊兒來的。

蕭 (點頭) 我知道，我不跟她回去，你是決不肯放鬆一步的！

高 (拍拍他的肩膀) 哦，老蕭，這些話，剛才我們已經談過了。你何必再要固執己見，叫她心裏難受呢？

蕭 (誠摯地) 老朋友，你相信我，幸福在等着你，你快跟她一塊兒回去吧！
你不用催我。在你們沒來之前，我就決定要回去的。

高 那好極了！這兒不是說話之處，汽車在犄角兒上等着，我們這就回去吧！

蕭 別忙，讓我先吃了藥再走。

林 什麼藥？

蕭 是剛才一個朋友送給我的金丹，吃了下去我的眼睛就可以重見光明了。

高 我們先上車，金丹帶回去吃好了。

蕭 不，我得現在就吃。反正我們得等小雲回來才能走呀。

林 啊！小雲在那兒？

蕭 她上老虎灶去了。（指着老虎灶的方向）

林 （向老虎灶遠望）老虎灶門口一個女孩子也許就是她！

蕭 她穿着一件紫花布的舊旗袍。

林 正是她！可憐的孩子，我去接她來！（急切地向老虎灶跑去）

（老蕭拿出裝鶴頂紅的錦盒）

高 （遞給小雲）啊！三年不見她長得這麼高了！（回頭看見老蕭手中的錦盒）這是什麼？

蕭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金丹。

高 哦！

(高有點疑心，正想監視老蕭，忽然林樓在遠遠呼喚。)

林聲 老高！把那件小皮大氅拿來！

高 哎！(拿了小大氅，回頭看看老蕭)

蕭 (淒然低吟)「……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斗擻垢穢衣，……」

高 (逡巡地欲去猶留)老蕭，我去就來，你別走呀！

蕭 (搖搖頭，自願吟他的詩)「……度脫生死輪，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末了一句幾乎是嘲諷地)

向老高念的)

(老高掉頭不顧，向老虎灶跑去。)

(悲風淒厲，寒氣逼人，老蕭度老高去遠，揭開錦盒，把鶴頂紅托在手中，他向空連連點頭苦笑，好像跟誰在講話。)

蕭 現在她們母女已經見面了，小雲以後是不會沒有人照顧的了。(略停)老蕭！你的責任已經交

卸了！你還留戀着她們，丟不開，斬不斷，不肯解脫嗎？(用手摸索那顆鶴頂紅，擎在空中，好像擎着自

己的生命一般)我的朋友，我把生命交託給你了！(把鶴頂紅一口吞下，沉重地坐下，像慈母安慰兒子

似地向自己說話)老蕭！你一向是心高氣傲的，從今以後，你不再是一個殘廢的算命先生了！你

不會再受人家的可憐了！(忽然聽見林高等的聲音)啊！他們來了！

林聲 你放心，爸爸自然跟我們一塊兒回去的。

雲聲 可是剛才爸爸說他不去！

(小雲穿了皮大氅，跟林高同上。)

雲 (興奮地) 爸爸……爸爸……

蕭 哎……好孩子。

雲 媽媽說你跟我們一塊兒回北京去，是嗎？

(蕭色變，蹙眉不語，額汗濺出如珠。)

林 我們走吧，老蕭。

(蕭突然一陣痙攣，向攤角撲倒。林高等大驚失措。)

雲 (失聲駭叫) 爸爸！

林 (慌忙扶住老蕭) 老蕭老蕭！

高 (從後面抱住老蕭) 你瞧瞧他手裏捏的什麼東西？

林 (劈開老蕭的手，把錦盒心子一看) 啊！鶴頂紅！

高 鶴頂紅！(奪過來一看) 趕緊送醫院！(抱起老蕭)

蕭 (張開眼睛，搖搖手) 不用送醫院了！鶴頂紅進了口是沒有救藥的！

(老高把蕭放在一個竹椅上，林櫻跪在他身邊，小雲守在他右側。)

林 老蕭是我害了你了！你爲什麼不剩一半給我吃……

蕭 櫻！你不要悲傷。我現在就要從永久的黑暗中解脫出來了。你假使真的愛我，你應該爲我高興。

(撫摩小雲的頭髮) 小雲！不要流眼淚。我剛才答應過你：你什麼時候想起我，我就會回到你心裏

來的。(微笑向老高) 老高！我感謝你真摯的友誼。……我……(一手握着林櫻) 櫻！你不要流淚！(撫

摩小雲的頭髮) 小雲！你不要哭！(再與老高握手) 老高！……在你們想起我的時候我會回來的。

(溘然長逝)

(林高等低頭啜泣。)

——幕下——

——全劇完——

855-9

394·3-9



广州市中區大新街

圖書	書	價	本
批	發	處	★
	45	4	

廣州北區圖書館

編目 45